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九

記五

元　劉將孫　撰

晚香堂記

攸州之故家雅士稱李君昭叔文獻篤守子孫競奭華髮雍容賓客觴詠共謂備福名堂曰晚香而其廬陵之舊客謂予記之予曰君亦知之乎是香也有鉅貴人之所不得而華其晚也秋芳寸草野外寒根枯稿之所顧

懷風霜之所偃蹇當淵明柴桑栗里間誦停雲感時雨
平路伊阻駕言懷人豈六合之不寬吾誰與玩此芳草
其所謂感賞于次寥而周遭于遲暮者亦會無所可為
而徘徊以此若魏公之功銘彝鼎勒聲詩揩金石夸
書錦乃獨於茲香自以為甚愛而不能忘者焉此其意
端可識矣士大夫出身用世極其聰明強力砥礪磨淬
盡分寸自見胷風埃忘饑渴酒間花下寧無興者顧
意有在而人事之參差宦塗之嶮巇灰心忍事霜鬢蚤

於身莫切於親身不可得而保親不可得而安惟不明
善故至此豫章徐氏以明善名其堂其佳子弟為楚材
請記於予則其家傳之教所以揭此名者固有其本矣
嗟夫善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譬若大路然不能以無蹊
徑而蹊徑者必捷事有取疾而利遠者項焉之擇便以
矣譬若飲酒然未嘗不惡旨而亦以飲醇為不味非不
知剛制無憂而謂解憂之不可無是則不行者之害與

不明者相去幾希是亦不明耳為人父者不可以不之明也愛有惑而不見嚴有蔽而不聞為人子者不可以不之明也起敬而心不白懼慚而志愈違為人兄者不可以不之明也卽正者不通私情篤慈者若養於惡為人弟者不可以不之明也抗直者類於不讓和易者嫵於小狎以及遠之事君適之取友私而齊家公而從政其間是非疑似之形善利跬步之境抑又何限然善非難知也明非不足也以學問為學問而不體之於身心多秀而文記君晚香既以君之所得於此香者有過於昔賢以頌君晚復以香之引而長者望之方來使稱李氏者曰斯晚香堂之子孫也不更香耶

此花則其香者以歲年而復以世也吾聞李氏之子孫

存耕堂記

茶陵彭嗣翁本吾吉安人也縣祖融教官歸居茶陵於是三世矣日者來見粹然無圭角浮露望而知其自勉於為善人君子者也以堂名存耕請記是可以稱存矣

近年取方寸語為號若扁者往往而是雖談笑相與語無不以是為勸且戒要亦人情所近誰不為子孫願之者雖然亦未有悟者也凡局於世故塞於人事無不以是解而力之所不及勢之所無奈何無不以是自幸及事過而忽忘者有矣一旦得意而不復念者有矣以是為小且不足計而吾他多為厚足以遺之者有矣人之為善誰不如我雖復天性與小人近亦寧無一念之近於厚當其汨沒勢利為身謀者皆所以為子孫地即其經營變化亦無不自以為其能及此而彼之所積若負於造物而吾有以得此於天者概以其智有所不盡用利有所不極取吾之所存仰不媿俯不怍愛子弄孫政復何憂而後人食吾之舊德者未有已也人生志意各欲自慰席已成者用之如不既力自致者得之又恨晚撫今懷昔顧後悲年方悼往者之無所益而慨來者之庶有瘳則其所謂不爭不校以為厚者乃其蓄而無所於泄而隱然者有遇於攘臂者矣及其所以為圖存者從

可知也同是田也有禮以鋤之者義以耨之者仁以培之者亦有勇以吞之力以圖之智以守之者而此之迂者見利遠彼之捷之得便多淵明不肯仕宦不事生業然児輩饑寒之慙柴水之勞歲晚言之不忘于心而韓子束書三十年之所成猶不無德色於妻子此皆賢達且不能不以之興懷豈非人情所繫哉天地間物理常相待而造化之報也報其人之天令之有餘者未有非前人之所不足者也惟其有所不足者存於前是以留其有餘者遺於後儻當其有餘常若未足則方來者每有餘也而或者惟見其不足也所不足者又有在也若是則存焉者寡矣嗚呼予言非謂不能存者也而存之道有不言而諭者矣天不與吾爭時地不與吾爭利寸吾寸也尺吾尺也春耕而秋穫吾視風雨寒暑常不給於赴吾之用吾幸而有可用吾力者不此之竭而又何圖四民各一業無業者謂之無恒之民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要不可以易五谷登枝逐末歲也奚尤嗟乎

此耕說也彭君既存所存以待之矣使君之後皆以是為志則亦存之道也故以是為斯堂記融教字文伯淳祐丁未自大學以春秋魁別後沒於官遠不能歸葬茶陵嗣翁以儒飭吏頗以廉稱湖湘間

中和堂記

中和者天地間之元氣也陰陽以調寒暑以正四時以化萬物以生人得之以為人聖賢充之以為學問措之以為事業雖洪纖高下精微廣大其極至於不可知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日由之而與之俱化盛哉以言乎宇宙之情則備矣而知者鮮矣今夫熙然而春也人知其為春而已不知其所以春者也春者陽之中也亢則夏溢則秋降則冬然就其時言之流風麗日山明川媚未極則陰曀之來往小過則煙霧之橫斜即其夏其秋而寒燠之節亦必有不改其度者焉此所謂中也中在此則和在此矣和者所以生殖長養成就而收藏者也亦必有夜旦之間適其宜者焉即四序為冬雪霜申之

故百昌之芳有不專於三春而一氣之清猶足以儆於歲寒中者所以為和和而天地萬物之理不可以復加矣人生一天地也吾身立而子孫著焉兄弟並焉條分彙列而莫不各遂其生焉近來遠說而莫不各盡其心者相表裏充周流動猶有以補造化之所不及燥濕之推移不足以動素定之體流峙之變化不能有加於保合之用非中和何以哉天下之大本達道如此而其端其究不過家庭之間日用之常人情之不能無物理之所必至者內而父子兄弟長幼之各盡其分外而酬酢出入泛應曲當之各中其節擴而充之乃彌綸之用至此中和理一非二物而道常並行中未有不和和又必致其極吾以元氣體之豈不油油然如鳶天魚淵意哉

虎溪之上蕭德高之堂以中和名謁記於予乃以是記之德高昆弟並興至子姪競爽光於前人枝茂根蕃雍容輯睦方來未艾則所以名斯堂者蓋有得於其意矣

抑斯義大前修固云家有家之中和在充之而已中無定體隨事而中和無止法隨時有和致中和者推而極之之謂致吾為一家一堂言之則積即致也有此積則無不可推中錫福和致祥福如其事事稱其心有必至者則凡居斯堂也仰斯顏也其必有以自勉而自廣乎哉

見心堂記

天地之所異於人者無形體之累也而奚獨有心人心之不同所謂不可知者也人者如不可知而天地者乃可見然則非也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故指其可見者以啟後之人夫豈獨見其心而已其隱其賾深極而幾研其至也與之同流故曰乾者天之性情也情性猶可識而況心乎天地之心一言而可以盡者生意也然生意者不在於春而在於冬聖賢之所謂見之者不以泰而以復復之所以為心者以雷不以乾而復之為雷者又潛於地而未升於天吾嘗求是心於陰陽升降之間而知天地之不得已者往而如人也造化莫大於陰

陽而陰陽之極為水旱水旱之亢若恒所以變動而開闔之者莫神於雷而其事亦勤且苦矣夫水陰極地方時茫茫而濛濛者六合而一雲其蘇蘇隱隱亦欲被重靈而舒陽采然沈寞之氣隔而在下者逾積則或不能以出日而適以增雨夫旱陽亢也如悢如焚片雲者興焉或陰不足以敵火霹靂之所回旋常五合六聚垂垂欲泝而一離一散卒不能為霖霖之潤常其驅風走電傾河倒海之不足而寂然悄然亦若無可奈何而聽之若數蓋天地之心於是而可感而後之道亦若是矣閉塞之不得不然陰陽循環之不可以已猶水旱之不能以遽平也天地豈欲以陰陽為人間災哉直一氣之積偏勝者有所不免而入於過及其過也天地之力不能使之回而雷未嘗不經營是間此所謂心也復之為道非夫而後為得無而後為有也特一往一來一消一長之間於其動而悟其本然者焉此所謂心也古今運數之推移治亂之反覆仁人志士之所為驅馳展轉聖賢

憂患之所為不改其操亦以待於茫茫俟百世而不感者皆有見於此也微此心亦且無以為此世豈獨雷也哉吉文劉見心篤厚學者也天地陰陽之理無不講風霆志氣之妙無不通於虛舟羅公為師友潛心合道出與處靜願而不眩沉深而純守即其修於身養於中有以為之本矣是堂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許之記而未及作也間以屬我抑君之所見君所自知也猶不可以言傳予也敢與之哉予言特得其所可見者而已於其不可見而見者亦不能得於言也昔康節伊川談雷之起而曰起處起人皆以斯言已得其微予獨以此語也如有所不及竟也知天地之心之所起則知雷之所起矣而復者見其心處也又非其所以起也君既深於其理而知其情狀矣必見其所以起者尚願從君於斯堂之上而講之也君名起朝瑞字祥叟世家吉文之江口云大德十年丙午下元壬子

可懶堂記

山間劉君園林擇勝亭榭環清揆名寓興奇秀不凡聞其題顏灑然超詣中為新堂扁之可懶時賢詩客誦詠交極客或以語予曰以山間之才之年之時斯文斯世如有待也而可懶乎哉予曰不然人不可以無此意也古今名賢風致樹之千載雖功名震世而使人想望如不可及往往皆以此意得之予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孔明蕭然成都桑田之念王茂宏角巾烏衣之懷謝安石東山高蹈之志李鄴侯白衣山人初意淺淡誠急流湧退終以富貴縈維爵禄終始何能一日遂其逍遥之樂而當時異世莫不聳敬特以其與於人事也如不得已而欲遺其身於物外者不可謂無其意也不可懶者其責無所遜而可懶者其志未始忘彼弘式之牧豕光禹之妄婦廣戎之糞土其位豈不與諸賢同而其名醜而謗長者徒以未嘗一日有此意而已人生情性雖各不同亦必各有所好或好於勢利或好於嗜慾充其

所好雖欲懶不可得也鷄鳴而起晝夜僕僕以至夢猶化為役夫蓋終其身不克拔以及於悼悔蹉跌淒其晚悟或欲聞鶴淚不可得使其早有一念之及於懶亦安至此人欲不懶若是者又可顧之耶世間惟學問不可所分於彼則力不得以盡之此也掩閱永晝約束俗塵黃卷陳編細論新益非懶之效不至是然風日佳時花草芳處舉觴罍客前唱後酬較遲速一笑或將晝倦奕事忘情較一着覆殘局至杯行忘接待食屢煖是間樂意不能以無此等則謂之懶得乎曰所謂可懶者政復在此若予者徒能知其趣而不能遂其意者也因是堂之名竊美且喜以是為堂記山間詩詞有卓然語多清事雅興於名堂也可以觀其人焉

明明齋記

茶陵陳汲作齋汲古堂後扁之曰明明齋寄聲來閩其為我記之先君子須溪先生固嘗記君汲古君於講貫

容矣其明也明矣猶有待於予言也耶抑斯義也有一言而可以盡有千萬言畢精竭智而不得於辨一言而可以盡者明明德是也吾儒之説也有千萬言而不能得於辨者佛氏之所謂明也彼其指明以視人者未嘗不與吾儒同而欲明其所以明者由明分暗由暗分塞見聞覺知種種成礙汗漫奇詭經綸亢揀而卒不得其指歸吾夫子一語曰在明明德四字而止始知擇精而守約者固如此也明者自明也本然者無不明也自然者無非明也明德者本心之天也明明德者但明之而已無不明也大學之教如親民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致力之道無所不用其極而於明德特曰明明而已豈顧於此不用力哉蓋欲用其力而不可得也他氏之説乃抽絲析縷以索之則愈感而已矣夫粲然於天地之間者明也一舉目而見矣明孰知天然陰陽之變何限其雜至於雲烟杳靄千態萬狀其晦者固所以掩之其光采發耀要亦適以滓其清也然其體湛然非必假

於風霆之汎掃河漢之倒洗而復得其蒼蒼之正色日之行於天也亦然風雨昏之霧氣匿之薄蝕間之而皆不足以增損之也唯一隙以為光者可得而漏亦可得而障爝火以為照者可得而起亦可得而息無他本無其體而有待於物也明明者如夢之覺也方其夢也不動於耳目而已矣耳目自若也夢無不覺覺而知覺運無所事乎手足也已而起起而信縮往來有不自知其所為者矣虛靈知覺者天命之謂性而人得之為心應事接物者心所以為神而性所以為用性吾性也心吾心也非失而復得也非去而復還也不求以明之是知垢而不以濯也心有所資以求其明是懷寶而外索也是明者在物而不在我也明明者明之而明無加於本然者也本然者已爾雖欲竭吾力以修之治之而亦不可得而加也即充其明德以至於為聖為賢而皆其固有也譬之毛嬙之美也施朱加白增分減寸有無所用

其巧者矣今是齋也息而古學游而客談仰而瞭然俯而廓然證之而本心貫之而經傳參之而物理無所往而非明也也靜而養之擴而充之出而茲齋之外也事異宜物異趣道異觀喜怒哀樂異情剛柔緩急異施迺發之前者則明明德於天下者不過於此矣予舉字義為君言之若是先君子每稱汲古善學其然不然乎夫予也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勤窻記

譚履常以勤窻請記曰譚之著於雲陽者遠矣往異齋已酉貢於鄉曾大夫丁卯繼魁曹鄉之文風相觀而盛視國老老人之初基有光焉往異齋建樓江上曰臨清作堂樓側曰義方買田蓄書聘碩師使族後進願學者慨然宗黨子弟孰不顧其賢顧力不給矧暇擇師哉乃有所歸束修飲食一不以煩之蛟峯方尚書書其扁齋志弗集大父南山每攜過臨清舊址舉先志三大息曰

昔人望之宗族者猶若此已乃作書舍於居右俾讀書其間教以先世興立之艱難謂吾所望惟汝可不勤哉受言不敢忘遂以名窻宣慰趙太初公為書之是窻雖讀書處而國老以來十數世以及異齋由異齋而詩書之傳及於我乃老人大父之志不可以不存也願記茲窻使一言而朝夕觀省焉亦不負於前人且以勗子孫予聞履常盛年清才有志於斯文贄予書楚楚其師尹徵峯吾先子之與也觀於所立勤之效可睹已尚何言吾嘗讀書開卷有得如追亡捕逐惟恐弗及又惟恐其盡少選奕然莫逆於心欣然而快玩之而不忍舍不如飢渴之累而駒陰之速也又嘗作文紛綸營度蓋膏繼焚燭屢跋而意之所使樂而忘疲晨鷄已鳴而亦未始倦也旁觀者以我為勤而我不自知也因以為斯窻記曰勤以心不以力勤以趣不以事宰予之晝子貢之息競於力者也陶自行之運躔卞望之庾季堅矯風流而理煩碎勞於事者也運於心者自強而不息涵千古而

撫六合適於趣者天機之神遇學習說而朋來樂知其味者勤固有所不能已也雖然此猶學問間意也古人正心誠意必達之修身齊家又推之而治國平天下後之學者所謂勤者不過朝吟過午夜諷及卯而以為勤齊者治國平天下之規也履常既知勤矣又當志於體立而用行者則斯窻之下不為徒用其力而先世之所望者端有在矣

寶熙齋記

予往歲已巳於昭文翹館得熙明殿新賜墨二笏蓋古墒魯以立嘗為長歌載其事會以立求硯於我家有大心江文忠公拜左相正謝宣賜也藏之四十年以遺予歙石背刻緝熙殿詩字中上品陂陀圍可五尺許得之楊中齋左丞所中齋穆陵朝副車也爰以此硯予之以立得是二美作室以庋求所以名者且請記予以來元章寶晉齋例名之以寶熙蓋穆陵書殿號緝熙紹陵繼緝

熙為熙明自乙酉訖甲戌二熙始終之前是未有也元章京口之園以一硯易之稱研山園所藏晉帖故齋名寶晉後來刻米帖亦以寶晉冠之此風流嘉話也爰記寶熙曰往者不可及已古之人愛其人猶封殖其木以無忘角弓賢者之文獻爽徊而懷思者且爾況兩朝文治之盛哉東坡銘龍尾硯謂是章聖之所嘗御以賜外戚而坡得之以遺蒲傳正其辭以為雲烝霧滃祥符之澤二臣吏寶之見者必作後山賦毘無斁李墨謂是睿思之餘熙寧之故物證以潘谷之再拜秦少游得之王四學士之為余以為明窻淨几風和日暖萬斛之愁才八斗耳彼龍尾之黼非若玉堂之大也又非有緝熙之識也又非有字號之品目也半瓦之囊非若盤龍之雙笏也又非待奇識之識奇也又非不為文理而分伯仲之子侄也且其時天球河圖之藏無恙流落於人間者可得瑾琨砆礪之貢方來錫予之非頒者可待也橋山弓劒歲月逾邁故宮禾黍舊事無譚於斯時也點校

研磨於雲漢為章之餘小試揮翰於明光先入之後斯世斯文其有加於此寶者乎彼以一研易一園惟其好而已四境之內其有若此者乎東南之美其有具是者乎有其一者已夸矣其有兼兩者乎昔賢鋪張飛白以為抱烏號之弓寶曲阜之履俱有所不若或藏名山或流四方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夫以其時為斯言也宜若此茲硯茲墨流傳至此不逾可寶矣乎緝熙明遠矣文不在茲乎嗚呼後來者不得與於斯也茲齋之可傳者在是矣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

記六

明善堂記

元　劉將孫　撰

四端五常生之謂性百行萬善克之謂道秉彝好懿尊德行而道問學豈獨希聖希賢稱善人而已乃所以自愛其身愛其身乃所以事其親也人孰不知愛其身哉有以外物為愛者有以欲利為愛者不知反身而誠天

之所以與者無不善致知而格物窮理而盡性萬物皆備於我無入而不自得樂莫大焉人孰不知事其親哉有以致養為事者有以顯榮為事者不知誠身之善俯仰無愧而盡菽水之歡家庭肅睦而有不與天地之樂守身而身安悦親而親悦事孰大焉夫語事親而本之於誠身而本之於明善宜若不相似然者而古今才賢志士所以墮其身而危其親者往往以善為之而不知其害以納於敗然後知善之不明不獨學問之累莫切哀辛而全名大節歸休林壑仰企俯昔逍遥永日而年歲之不吾與如流水之不復東顧念蕭條有感懷者矣人以魏公之詩為相業美談予獨味其詞情嗒然興寄香何心於予晚而晚乃得與於此香愛之深乃感之之切也非耶若君之茲堂有山林之平生以寄其傲有春秋之暇日以閱其變楚鄉湘畹藝之擷之坐念昔人所為彷徨於夕露欣悲於尊酒其興於變哀之故豈不與吾世同而棟宇之安實燕之適撫茲芳其未艾森玉

樹芍芝蘭所謂不同其憂同其樂其真有足玩乎此也古今功名人物風流興致無不有所托以為晚而晚豈易過哉謝安石東山海道欲一日遂其志不可得荊公暮年栽花種樹顧前事悠然於心亦不能以無所憾斯魏公之所為愛者亦自幸其無愧於此香也孰非晚也花時以秋為晚人事以老為晚若夫通千載為旦暮則晚未央也一歲之香有時而來世之芳無已彼花也亦其特立於三時而有以待於歲寒儻為之質者皆如於是不能盡事物之情偽躬行為迂闊政學岐兩途擇非不精孰非不固而知有未至故不達則不明智非不足以嚴操舍而守之不篤見非不足以辨得失而行之不力纏綿於因循而牽制於顧慮卒其後悔餘憾者皆在此故不剛則不明物格知至而後能達意誠心正而後能剛善明而知所止於善何獨識身事親而已徐氏之善既著矣使其升斯堂也睹斯名也思夫天之所以予我而祖若父之所以望我者心體而身驗之抑何善之

不明予獨取人生家庭日用間意為斯堂記之特以感發其無涯之良心云爾而未暇精言之也

止善堂記

釣臺張公一飛服勤戎幕升椽省闥周旋過江之役星霜馬上涉歷江湖以忠實況毅受知元宰倚重留後幾務繁夥小大究懷如是者逮二十年每慨然王事之獨勞而偃息之未有涯也寧造物所命則然嘗以語平遠宣尉趙公平遠以止善名其堂且以寓優游之有其所而志念之遂其樂也既縣潛水令遷長蘆府選佐入閩宣威以名堂之意俾予著之予復于公曰止善者大學之極功而中庸之所自出也大學之道主於至善中庸之無過不及者止之所也古今忠賢志士其事之善有過於中庸聖人之道至平至實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謂倍於古人而所以不逮於聖賢未免於論議者往往皆愚夫愚婦皆可以與知與行而其極也聖人有所不能盡非不能盡也知止於其所止無過不及則足矣然世

之論者常求其過也中庸無奇而流俗多好異此止之所難言而中庸之所以鮮能也今語人以為聖為賢其事遠其言長若語人以為善誰不欲之善之道不可極隨其性之所近情之所鍾無節文以為之閑無中道以為之度觀過雖足以知仁制行不知其無節亦不得為盡美也止慈止孝止敬止信人生之常理人事之近情如是而為善行而不已如縣門庭而造閫奥升堦婁而而及九仞起足下而達萬里必然之理必至之勢夫是之謂至而又何加焉後之言善者則異是矣君父之道勿論臣道止於敬如子產之事上夫子許之矣孟子之陳仁義自以為人莫如也敬不出於此矣或者乃必待如申生之無所逃而後謂之共石慶之懼書馬而後為之謹則敬本不如是也子道止於孝閔子騫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曾子之養志孔孟皆以孝歸之矣或者乃必欲如卧冰而得鯉汲井而移江乃得謂之孝則孝有不必爾也南容之三復白圭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聖門

之言信亦如是而已而為尾生為白公為田光者每喜談而樂道之未已則信之理不自知其可為疑矣為善之志不可後而善之道各有其當為善之道不可盡而善之事必得其中不可止者吾心也止於其所止者亦不得而不止也中庸之言曰所求乎為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為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與大學之至善相為發揮於是而見曾思之同道夫常有未能之心則止有所不能止而何過之有哉有餘不敢盡有不及不敢不勉拳拳乎得中而後止而至善無以踰是矣公好古博雅老成歷練遇事明敏論說有方其於為善若飢渴所至皆可紀雖用未酬其勞而諸子皆好學有立長者才望如其家君盛年已繼踐入荊省為名椽是堂之名將後人之興用之猶有餘裕且將與江漢並傳吾記之以俟方來云

後記

東漢李卻以隱德不仕前輩謂不饗之報在其子固古

今之興家也何不然哉嘗浩歎夫隱德之初未有非艱虞之日而窮約之秋惟其力不副於心事不行於勢乃回折於無可為之中嚅呴於苟可及之域人者有不可知而天者念之矣然推之而無可陳也感之而無所驗也蓋善人之善每如此故報之及也不能於其事於其身而嘗施於其人之天及其著也儻能思其先世植立之勤人事反覆之故則其報也愈遠而其慶也方長若因其獲而以為已能侈其逢而謂人莫已若不知木之方盛而根之已撥水之方漲而源之不繼若此者往往而是也若張公之述是可謂世有其德矣張公不饗而嘉遺其子孫今止善公由蘄水幕升佐宣帥子之椽湖南者選椽於省去余君之述幾何年而新灼加焉後此又可知矣余君縣俘為止善行軍所獲以屬對知其為儒縣是登之上座師禮之乃其素志不願得子女玉帛願得一南士以教子並如其意今止善增庭森然皆講於詩禮恂恂無求多於人未艾者固如此即是一事其

所積有加於張公之隱德者幾倍張氏其可涯哉予既執筆書之復記其後如此

適安堂記

人情於所安者不能忘而安不可常得往辟兵離城居顧念戀戀孰非所素安故人餘華屋迎奉待還顧慨然不如故廬之為適閒清風明月思舊家竹樹雖清景有過之而不予適也一日戈矛迫之走暮夜穿荊棘心搖搖不自寧所過深密柴門抖擻苟圖欒相保意未嘗忘羨之及歸而得故處欣然安之有過於其舊也於是思所謂惟適之安語古人類閱世而為斯言也吾等儻非逢不意得甓逸安知其味哉日西英以適安堂記請予蓋悠然當日之意而為之記適非其所固有也而適亦非常境常意孰不飲食也日用而相尋而適得其宜者常終歲可數孰不安居也朝與夕相禪而適得其趣者亦一往不常得足之於履也熟之於濯也偶然而得之偶然而忘之者多矣未有識其所以安也脫憂患而安

平可以為適矣寢驚而夢噩境固以為適矣而神未得
謂之安也惟安其安者無往而不適惟隨適而適者亦
無往而不安杜子美歷鐵硤石龕之餘視羌村猶如夢
浣溪花竹欣然樂之如故鄉過從隣里比於少長杜曲
之也東坡當承平盛時三遷未已至往復渡海慨然有
秉桴之嘆泛合浦卞蒼梧他鄉清夜共方外蕭條賦詩
對月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若此者又不得而安之
者也今予與西英皆嘗倀倀於四達之衢而皇皇於一
葉之泛固無足以為安者彼山居雲角柵險鳥道者自
予以為莫予勝也今其存者有幾蒼廬塏附形執兎狡
自以為無與奪也今其効竟何若則斯堂也雖不得遂
其初志而在枌榆相望苟無逖遠偶得安居子孫少長
吾伊嵗晚坐念昔人漂搖歷落如子美之亂喪東坡之
流浪非意及此抑昌黎辛勤屋廬非喬木之故歐公思
潁歸老無土思之音則造物者之惠我為有餘矣即他

日雲仍磅礴如南山阮東西李所至而適安揭焉推其所以始者固世故之所驅而安其所以存者同適之味也斯堂斯記亦豈不足以貽永久而無不足耶西英本幢橋劉氏居城亦二十年其家君昭叔甫于蓋舊交云

天咫齋記

誰謂天去地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者齊諧者臆之以為怪詭誦之如東西若千里某至某強半纖悉仰而眩焉者信以為厭若有神告不誣異哉言天者也天日夕爾左爾右之不知而謂其荒且遠若是方之外者於以誕而愚若狂者肆焉或曰若是則蒼蒼者非耶惡而以為蒼蒼耶則吾見其昭昭而已至虛者天也固也至實者莫如天而未有識之者也陰陽日用流動充滿一舉首而參乎吾前一瞬目而臨乎吾上其喜怒變化而聲而形無一有隱於我我日與之周旋而乃欲以耳目之區區不聞不睹者若遠若近以斯之可乎哉猶是有以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如神人焉則亦其

誕我於蝉翳而愚我於雲霧也然則天惡在謂天在邇心自事其心者也猶隱而不可知也吾謂天無不在吾目所見者皆是也陽明者天道也吾晨興而東方粲然四塞之室亦必有一隙之明烏窮居偪仄亦必有尋尺之虛焉仰而瞻不必有接於視俯而視地上者無非天也天在咫尺之間出入游衍曰明曰旦嗚乎曷其奈何不敬以斯心至所在而見之天地之盤桓無以廣於四達之衢一室之磅礴無以大於大荒之野幽之而鬼神原始要終而生之說死之故屈伸之情狀昭布森列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達之而事君永天桂海如其城南尺五所在而如陵紫霄躡青雲玉闕萬里無往而非威顏之在望玉階之方寸地也蓋退而無不足於心進而無不滿之望以之隱約以善其身以之優游以卒吾歲以之自律以遺其後人以待夫天之察焉自求多福在我而已非耶吾宗友字昭甫老屋市間仡佗一牕取昔人居家近市所得天咫尺語名其齋吾家君須溪先生為

書之而未有記乃為發天咫之義備數義之言依蘇氏三楗之叙叙而銘銘曰

天遠乎哉一仰而足毋日高高視下於目毋曰茫茫無隱余伏天之於我如我觀天一動一靜帝臨汝前無地不有無時不然蒼蒼匪雲雲亦何有九關非高九萬非厚於觀於游慎爾舉首

思齋記

東平孫誠子中州儒家少負俊譽所事皆文獻大老所交多臺閣英流恂恂言行和慎篤敬故前輩親之如師弟子朋游愛之如已昆季館於相門而人不知其為貴客戝為元幕而蕭然無異於儒生予自客授臨汀君提綱總府公退無一日不相從談論聞見講貫商確相知為深又七年相遇三山食貧守次閉門教子不忘交往偶訪舊共載同卧起者月餘慨然語我吾名以信而字以誠其為吾齋一言何如予於君厚自不得而辭也抑君之為人於名若字可謂應是二德矣予復何以為贊

子讀中庸孟子於其一字之異若有以得於誠之所以誠者為君陳之則名君齋以思而為思齋記曰中庸曰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子思所謂誠之者渾涵而有未用之處孟子發以思誠而誠之之旨乃明人之為道為有所依矣誠者天道至一而不雜至實而不偽不必委曲而無不中不假村度位置而無不合人則安能非不能也為之而有所不可也我與之無心彼不與我為無心我與之行道彼不與我為行道況夫人情險於山川世變浩於江河金石可入而愚闇者有不可得而化神明可通而姦偽者有不可得而測彼方捷出而爭馳吾乃守方而執固感之而有不動行之而有不達則吾之道無所施矣所以誠之者思也事至物來揆之於義者如此度之於人者如彼在彼無惡也在此無斁也而何不可行之有以此事上孔明魚水之樂也以此使人東山忘死之說也以此處友晏平仲與人交之善也以此臨民召父杜母之不可忘也以

此奉親曾子之養志也以此齊家元方一門之雍熙也
此待兄弟温公視其兄之寒飢也以此處同寮子產嘆
他日見蔑之而子皮今而後知僑之心也以此進諫
觸龍之所以寤也以此處變謝安石之所以全其弟也
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行之理患勿思耳彼守
正而必為任理而明辯其心豈不誠乎為善哉然由扞
格而為參差由勝負而立黨與古今忠賢之禍往往相
望於覆轍其後也以身殉之而已一無補於事則竟何
益哉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而不思誠則誠矣所以行
之者有未盡也誠子之審格其有得於思乎毋亦予淺
之論誠也

春谷記

文瑞於予同姓又世交往又婣親也其醫稱最於吾廬
陵城中審謹而有思巧悟而有守居衆中恂恂不眩耀
暮夜寒暑風雨赴人急不憚煩遊諸公貴人間不借聲
以高視同輩輕車肥馬意氣自洋溢泊如也迺親友相

呼必曰文瑞予久客乍歸四坐每稱文瑞爰以春谷顔其藥室則記春谷曰谷者生生之所聚所以為此春者也嘗聞之燕地有谷居於極寒而鄒律吹焉黍於是乎生是谷者乃所以胚陽春而胎百穀者也由是而勾萌甲拆暢達茂遂紅奇紫巧競芳逞秀而不可涯也由是而荏菽禾穟麻麥瓜瓞方苞發秀堅好穎實千倉萬箱而不可極也其繁衍盛大如此而春意之所肇皆自於此谷已而芸芸歸根木凍地裂雪霜凝沍而九地之陽自回顧果無餘而一氣之春有在是谷之所以生生不息往過而來續者無往而非春也夫茲谷之所以得擅於此春何哉豈無高山大川而不足以蓄此春豈無窮林喬岳而不足以養此春蓋谷者以不爭為郛郭以能下為方隅故老子曰谷得一以盈又曰知其辱為天下谷彼其所以遠於春者魁然以為大放焉以為驕故也是則予以春谷為文瑞稱者豈不與其天性近耶且自得以為春者未有如醫之為樂也與一藥一病瘉彼病

者不可測而吾樂有常驗是不可謂我非春也耶不亦可樂耶昔有仙人董奉善醫其愈者人種杏一株每杏熟時隨買者實穀取杏去有虎監之稱為杏林夫杏有開有落有密有疎方外一壺之景非攬萬象以為春者也美哉春谷吾願與子相倚於歲寒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一

記七

羊石山記

元　劉將孫　撰

天高地下與神明具焉微顯闡幽森羅布列惟其不可測是之謂變化而或者必欲人知而後謂之神於是推大道之初惟皇上帝之尊顧皆胚胎孕育與世人等至所稱謂紀年運劫類取後來者屑屑傅會以為奇乃大

不信天與神同出而神與仙異故仙者可人為之而天與神皆命於氣若炳靈而星載祀而鬼或精贲而魄彊亦莫非氣之所為惟其氣之剛積物聚者有久近故其神而明之者亦隨之為盛衰消長吾每讀經文碑記始可惜也嘗經重貢至江南祠下見古碑記神之所由興曰石也靈自漢以來予慨然思其亦異夫必以人實之者矣今復得永豐沙溪之羊石通天之神而記之乃與江東類蓋喜聞而樂記之以其無偽而可傳也永豐邑南為沙溪去沙溪又二十里餘有山聳焉與沙山對峙沙山者固有神居之茲山為羊石有三石色正青高皆丈餘其一最高儼然如參列其鄉之人記之不知幾何年矣而未著於祀典廟有泉注可百里旱輒大湧禱雨者汲以歸雲雨從之疫癘魑魅之所應響或不敬雷動以威近年逾盛其父老謁記夫天之精氣常為日月星宿變為風雨雷電地之精氣水為江河湖海山為

石皆若有物焉主之惟其亘開闢之初與天地同生而人無得以某某者意之所鍾者異故不可以名求不可以跡執其所繇者不測故無廢興無代謝彼托於人者其積有自則事有時而窮亦與人世之代遷者等嗟夫山川之氣與天地之道一是何可涯哉吾故原始要終通其故言之既以寄世歎祛衆惑而茲山之靈方興而未艾者且益有聞乃復為迎送之詞以授其鄉人以竢於方來詞曰

蒼蒼兮何年有宇宙兮此山上華盖兮苔纏班參立兮齊眉中峯兮魁然茲山之民兮而子若孫天門歸兮神能言泉冷冷兮為雲雨横野兮下秔高黍山無魑魅兮野無豺虎牲肥酒旨兮坎坎伐鼓彼捧揭兮忽其來去山之峙兮千古歷千古兮福茲土神寧歸兮其所

栖碧山房記

太白天遊神縱麾斥八極何山何地可著磊磈顧獨有栖碧山之問答將求太白於山乎山者不可知也抑求

之山之外乎而太白固在是間也其不可以他求也毋亦桃花流水境適意會別有天地未嘗不在人間而非人間者亦在是矣則是碧也豈不以往來吾目中耶而皆非世間意也新塗多佳山水平遠峭拔盤旋而磊落乃萬山中一水縈迴坐挹清曠盡得奇趣為龔氏居舜咨先霽灑落又足以稱之位置園林不廣不儉而有爭流競秀之景池環徑繞俯亭仰閣中為堂曰栖碧山南而仙女二峯秀色縹紗荒祠古木其下悠然昭王茅屋之感西而太和玉笥聯嶂疊巘茂林歸鶴寧不與飛雲汜濫是間羊角三峯玉立如筍為之北門洞天戢濈何能及此清峻溢山十二如巫雲錯落為之東未知錦屏何似而使人應接不暇風月不減剡中也客有過予而鋪之歷歷高下疏密之狀雲烟開闔之變予聳然如昔所想見於太白詩者焉客為舜咨請曰願記之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非耶山之蒼蒼其正色非耶惟其蒼蒼而猶不可極正色而不得其所以名故出於碧碧者色

而非色者也天與雲也則然而山都之他不得以與於斯也水之深者亦有似者矣然狎而玩隨物而遷也江之春則有彷彿焉者矣然暫而衆不可得而常也天之清也有時而山之色然者無間其春姿浮嫮名山喬岳有不得與者矣今夫山莫尊於岱宗雖亘齊跨魯而青未了也然峻極而雲霧藏高薄而雷雨半不能使之秀眉嫵而螺髻列也江湖間之員特者莫若廬阜矣固翠掃空而天浮嵐然烟出焉而紫瀑界之而白亦不能使之朝隮而歸萬古之青夕斂而凝千尋之黛也山雖縱橫奇秀近而即則亦使人意廢彼之鉅麗者何顧不若哉高深之連綿或奪光於日月而居遊之向背有轉側於峯巒苟得其要寸步之所攬可以薄雲氣而羞蓬萊祇繫其逢一日之所加固足以駐流光而凌倒景蓋彼之碧者如神之形而吾栖者亦情之所寓吾栖吾於太虛之中而碧媚我於萬象之外夫謫仙之仙者固在是矣而曰山之云乎嘗試徘徊堂上暉陰不動入眼清新

染不能逮客欣然贊主人曰徵斯人誰與領此主人亦命客曰與客共之是閒是樂則必有分矣而栖者誰耶予未嘗至其閒而安知景之奇與栖之樂我知之太白也客曰美哉是堂是山宜得是記乃書以遺之

長沙萬卷樓記

近數十年幾不復聞斯文傳說嘉話當興運不宜爾豈海内無好事者寂寂至此耶一日聞長沙新有建萬卷樓藏書如其名者豈非偉特風致可流傳誦詠者哉又之上嶽麓之外翬飛照耶鬬落日端非絲竹管弦之娛牙籤插架臚列山積清風佳客考古訂今恨不得身久之問知樓主人為前管軍總管張侯使人想見湖山至其閒徵異書讀所未見即寄聲内交不啻足跡别以筆墨附託其閒者乎日張侯為廬陵來馳盛暑走四境壹無他求獨搜書問帖致楮君摹子墨閒過予清坐未常雜言評品晏致製商晉宋筆意品畫格已甲乙語日晏暇杯茶去如有得色予於是又有以識侯之為人其

心誠好之如此也且別以樓記為屬是惡得以淺陋辭或曰書至於萬卷多矣備矣不可以有加矣予曰傳有之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天地者形之大陰陽者氣之大因其大以此況於書哉有載籍以來以至於今其傳其不傳雖萬又萬不可計而自今以往即十倍百倍於此而猶不可知也彼號物之數之多皆一定而不可易者又不得與書比也字之初也起於數由數而為字字而卦特八而止耳天下之字無窮而日用可見之文者極四聲不過五六千字止耳又推而奇怪恢詭神化理造亦不過加之二千字止耳皆人之所生也而此數千字者自聖賢經傳諸子百家史策書志圖譜文義稗官小說詩詞記載何但什伯萬億其不傳者又不止此而方來者復不可計也書所以載道一言而可以備天下之事盡天下之理者道也道裂而棄之事事叢而析之理至於理而

文繫故書至於萬而不可極者愈極而愈亡涯也其亦不得而已者也嗟乎書雖以萬數而必通於一彼謂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者未嘗知書之用故也彼以椰腹藏萬卷而芥子須彌之喻見因於異端者求多於書之外者也書至後世愈多刻本至近年愈盛而學問事業視古人愈遠則夫覽於此者其亦有興懷者乎侯以豪傑之資魚文武之懿蚤退閑居曠懷博雅不為齋雲落星之攬風月又不為秦青徐白之貯歌舞所以與賢者共而遺其後人者有餘矣方時清平文治日盛講同而合異彰往而察來善人多而才輩出其必自茲樓始然則斯樓也豈獨斯文嘉話而已哉侯名用道字夢卿真定世家人稱之曰蕭齋

停雲軒記

雲者行乎大空四方上下而不可知者也偶然而遇之見而不可得也徘徊於我若可以得之矣倏然而不能留也惟其可見而不可得若可得而不能留所以悠然

然而在人目去矣而猶思遠矣而不能忘為之精神飛越而常不能以自已也雲之妙固如此而朋友之可懷亦在是矣昔淵明於柴桑栗里之間周旋義熙元嘉之際感念四方親友之不可見而時雨之濛濛平路之阻重觸於中賦停雲之詩以見志後之君子厚其誼而慨其心因以志其景慕者焉廬陵井岡高氏高逢父學詩篤厚扁其讀書取友之所曰停雲軒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其佳子稱志翔雅致清吟交友稱其詩興趣有古作者之風自號雲間可以知其志已斡裕美大子又讀書停雲願有以記於是停此雲者既三世矣嗟呼淵明蓋欲停此雲於北牕之下而不可得者也而是軒也固久有之如此知北雲也深則雲有可言者矣今夫雲有縹緲而輕盈者焉有蒸翕而鬱抑者焉其為雨也有沛然而傾倒者有油然而遲迴者有漠然而偃薄者其為晴也有依稀而開豁者有奮激而滯退者有發舒而澹蕩者雲

之能亦多矣遠而望企焉其將以有為近而即瞻焉其有以慰於所見浩浩乎予思南山之來謂當宿於吾簷而風離之者有之矣嫋嫋乎予懷西山之爽必可卷之以吾簾而日鑠之者有之矣我有意於斯雲雲亦豈無意於我兩求而不相值也五合六聚而不之齊也雲之可感者亦何可勝道哉是軒久矣其沛從龍而為雨者維其時矣斯四方之望也抑客之來此軒者豈不如雲哉夫豈獨客友朋猶是人也人物猶是也文字亦猶是也今右亦猶是也吾為此記使來者讀之躊躇而四顧矯首而遐思亦必有俯仰而三歎者當必撫然曰是知雲哉遺逢號逢齋一門固多可人先後館多名士

竹齋記　為閩縣朱尹作

晉王子猷呼竹為君曰不可一日無此君夫豈獨賞寄之名言哉竹之在宇宙間實如此也且以四時言之春雷蟄驚萬角濈濈未幾而拔地以起轉眄而琅玕如林生意之盛未有過焉者也炎風暑日鑠石流金穹林

高樹傘蓋童蔽若仍蕭森連畝望焉而心凉疎明極目入焉而意銷庇之而不晦冥倚之而不叢脞清陰之無得加焉者也凋梧悴柳望秋先零寒露凝霜屆候靡爽青青者特立而愈秀楚楚者抽潤而逾長勁氣之磅礴又熟得逾也山空谷静歲晏年非風能揺之而不能損其一葉雪能壓之而不能動其一枝而侵雲之千尺聳壑之百圍有枝披而幹析者矣晚節之高堅槩無得而與斯也人有常言曰三友柳松之始也踐於牛羊其出地之奮不能如其勇也梅之芳也未離乎姿媚其絶塵之標不能如其潔也然獨盛於東南而鮮出於西北故徂徠之松新甫之栢閟宫清廟乃專棟梁之美而淇澳之菁菁璧圭金錫僅以君子之德擁腫之樗被麗之櫟當塗横道亦或眩匠石之顧而孤竹君之表表氷霜鐵石惟足以著君子之操抑所以使人懐思而不已願望而如不及愈足以增其暉而惜其遠者正復在此而竹何求哉武林朱君累空巖邑政聲方洋少時即斷大獄

與宰士辯曲直所歷皆人所避處鋤奸去梗不吐不茹殆所謂偏能治劇縣者士民之去思臺府之剡列刻成集而播盈路者固所在而是豪强之蜮中官權之鷙側朝加膝而夕墜淵者亦不無也然君直道而行中立而不撓知行其素而已抑他人有君之一二當横飛軒舉而君猶淹鬱以在此也愛竹名齋問記於予爰寫竹之不可無而寓不能不為竹嘆者於此而君子竹亦具是見矣齋前日永清風悠然揭予文壁間閑居坐嘯有觸於懷當必對此君一笑惟我與爾有是夫

竹齋記

植物之貴重者莫如竹見於詩易記禮之書異於凡卉尚矣世之人亦知竹之可貴重也甲觀大囿培植相向叢花茂木俯仰映席以資游玩之娛譬如元夫詎人大冠長劍而與貴介公子接膝綺跣華燭之側將重之耶抑溷之也嗟夫世之知竹者鮮矣暨陽王元章以竹名齋來記於余余家抵暨陽不百里而未嘗一至其處不

不知所以記元章出畫卷示余蒼巖斷橋中無雜木茅屋十數極蔽蓍篁竹間指曰是所謂竹齋而求予之記者也可記以不嗟夫元章真知竹者非耶古者燕居之室曰齋有取於祓滌自潔之義元章居是齋圖史以為師起居不肆冠珮不妄出門四矚清風凜然如接畏友遠去而不忘必假圖畫以寓其心目元章其真知竹矣而余何能記然有進也君家四史修祓蘭亭依竹之名閒天下竹以人重也子猷事業不多見徒以愛竹之故言竹者必徵子猷人以竹重也元章齋居求志業日益就使過其處者相語曰是竹齋者王元章讀書之所也餘暨之竹將由元章而重矣士患無志耳有志而無成吾不信也

夢庵記

吾名吾女所為吾婿蕭德叟之庵曰夢庵而為之記曰人世皆夢也抑夢有幾有夢而祥者有夢而詳者有夢而無所損益最下不祥極矣即夢而祥如昔人所為黃

黃梁之熟南柯之醉一世不足滿於一覺而況於忽焉而聚儻然而散生有遺憾沒有餘痛曾人世常理不少遂者豈不可謂之不祥耶而或有以為天之所畀者矣彼自以為祥而以物理視之皆不祥也雖欲化為松栢其魂魄猶不平也凡所以為是庵者亦以平其所不平者耳而猶懼其不能守也則人事亦多故矣東坡捨畫於物寺畫何足有無佛寺誰適為主而坡皇皇然僧守鬼守之不足至以為奪此者此於廣明之巢賊而亦不能保其無廣明之叔然其心不亦可悲也哉吾記夢庵載其蘧廬之田如干而明以告之夫人者曰此天地間良人有子而不能育以有待者乎六極之最不幸曰凶短折而無夫無子居天民無告者四之二此屋也為凶短折之所舍而此田也天民之無告者無可奈何而託之此也其誰忍取之何所無田何田之不可有而攬是不祥者而已有之亦且復為此夢也而可為若願之耶

盛衰成敗未有不相尋也彼祥者亦復幾何封君之澤子孫之衆再世以往則罔敢知況於是區區者特以其不祥不忍而懼來者或蔽不悟也嗚呼吾亦悲矣其孰使予言之而不獲已至是耶然亦可以動心矣是田所在曰小坑曰山下曰田南曰舍前曰黄竹坑曰召省曰西江下馬為石百數歲以贍守庵者若香燈與其忌日之不供庵為屋再疊是為虎溪蕭充遠之夢庵悲夫大德乙巳臘朔記

此山中記

東澗既築静庵以妥静寄乃前楼而名之以此山中盖所營歸休之藏與先父母之丘皆此山也名之以此山中樂其懈於心而盡於責而他日之得以相從於此也嗟乎人生欲適其願亦難免初志之蹉跎成説之契濶古今賢達每有此恨馬伏波感飛鳶於浪泊之外坐念少游平生語欲鄉里守坟墓渺其何及是固不得以歸此山者也東坡出蜀萬里晚年欲歸眉山不能遂他日

子由年八十老潁作遺老傳乃曰以是累諸子矣竟不得如志是又可得以歸於此而無與歸之者也宇宙間惟此情最苦最真望白雲而思吾親之在其下是雖人子不忘之懷若倚門望而不至則倚閭而望之親之所以志念其子也有甚於子者矣九京而可作吾將誰從使得先大夫而從之豈有憾哉仁夫東澗於其塋親也必懋於其志必安而後安其自擇於山林也又得與二親東西而相望則東澗之顧不既遂矣乎茲樓顯敞山奇水秀松楸在望興至登臨賓從聯翩子弟能賦思昔人欲故山而不可得乃今乘近而在鄉井之內縣是曠然者聞此山中之名其孰不悠然而三嘆曰樂哉斯丘東澗又於此山得吉以為其中饋兆婦姑相望如瀧岡是皆難能者

涯涘記

三山陳惟志篤學好修居後隙地有池泓然作亭息遊

扁以涯泳往庵使西舉趙公為書二大字問記於予或曰是池爾何深何涯予曰不然而所謂涯者必江河之大而後有之耶吾隨所遇而樂之亦安知是水者非天地之涯也哉而何小之有涯泳云者以聖人之道言之也道無大小得其趣者無不可以自樂也泳者游之而可樂者也游而樂未有其若涯者也今夫江河之大也溪澗之細也稍涉其深浪波之沄沄者有之沉浸之浩瀚者有之風濤之洶湧者有之魚龍之出沒者有之雖不然犀而照怪亦無敢狎而翫也雖不索珠而潛淵亦無敢狂而戲也其可樂而泳者惟涯乎淺而已離乎岸深而未至於厲也波餘之所及可泛而曳猶載浮載沉無適而非所以自娛也取之左右逢其原繇此而深造不舍晝夜無入而不自得也若泳於斯者亦何以異哉水此水也樂此樂也一勺之多比於湖海之磅礴半畝之鏡軌非天光雲影之徃來凭之而徘徊焉對之而優游焉升堂而入室得其門而入縱觀於宮墻數仞之內

躍然而觸於心喟然而如有所立是則吾之所以有取於泳而泳之所以為樂趣者惟志其有得於是乎遂書以為記

古塘記

浮光揚侯平仲以其母方夫人古杭新阡之地名曰古塘俾知友詩之叙之如自號然暇日謂之學廬陵劉將孫曰子為我言吾志嗟乎侯之志可謂古矣凱風寒泉之思反本之悲也杯圈遺澤之感終天之懷也夫皆托於物者也古之君子無往而不孝孝無所往而不通雖一草一木之愛孝之道在焉況吾身者親之身也天地間所以相通者氣而已人之一身呼吸運動猶可以變陰陽合神明而況於母子乎吾身在此即親在此吾志在此即親之志亦在此四方上下而不可忘者志也去之千里萬里之遠以及百年之久數世之長而如將見之如聞其聲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志也吾親之體魄托於是聞其名如見其處而瞪然如其平生思其

笑語思其起處不知膝下之遠而及泉之陽也夫亦惟其心之所在而已矣故一膜之爾汝有痛痒之不知而至誠之流通雖異域而心動地下之望有切於地上者矣士大夫未有不離其親戚墳墓者也望雲而思親有觸於目者也嘗慕而念母有動於中者也夫人之情以則戀父母從仕則志於功名雖罔極之哀終身之憂既久則如常矣既遠則忘之矣若侯之茲志無日而不如在望也無往而不在念也斯塘也在湖山佳處僅一嶺隔演迤百頃停深涵蓄赤壁踞其東方山屹其西高亭時其北高峰望其南穹林茂壑清溪盤澗四山回環一天留以慰孝子慈孫之心者侯周旋兵間自丁年至於白首固嘗南出谿洞猩鼯篁竹間嵚嶇往復此時之不水之元草堤柳岸依約隱映昔者不為園囿之盛麗若忘親惟一心焉耳今日者年終養擇勝卜阡三釜之禄既及於親五馬之貴復貴復輝於後是母是子斯名斯志亦可以無憾矣亦豈不可美傳矣夫侯篤寔忠厚其

發於天性每羨如此今為宣武將軍縣福建銀司提舉
授同知汀州府事名和喜讀法華能以為躬行者福壽
蓋未艾云

雲壑記

河間孫侯采廬陵有政聲邑之士多稱雲壑蓋侯所自
號以此有問於予者曰壑之義何如予曰孰不為壑小
言之則穿地以往一澮一曲者皆是也大言之則合山
水為谷谷之大亦無不有也等而上之凡虛而為容者
者無非是物也天地之東有大壑焉百川之所歸而不
知其所往彊而名之曰無底之谷則海特一壑也四溟
之所浸萬山之所環日月之所出入方之外者以為四
遊方之內者以為九州外復有九而中州者特寄淳其
間則天地亦一壑也壑不可限量計猶雲不可以變化
測蓋一言而可以盡其理者宇宙間無非虛而生生者
皆虛之所為也今之言雲者特見其出於山布于大空
澹者濃者矯者矜者蚬者隱者窪者突者離者合者屯

者旅者冥者迷者則曰此雲也其飃者如龍游騫者如鳳舞如獸而如逐如翼而欲翔如錦眩機如花合障如枝如葉如廬如幕如車如騎則曰此雲之神也此皆其散殊之後隨物之所遇者也盖嘗升高而望而得其所以藏於茫茫而興於浩浩者而六合之内外盖可睹已試四矚而求之凡山之拱抱而有間者其蒸蒸者未有非雲也東者如炊而起西者如湧而勃騰騰者如炷而達卬卬者如列而張壹不知其誰之為而天與之為一此皆雲之專壑也又上而下觀焉昔之平田者初則芊芊綿綿者如野烟之聚稍高則已如陶墟之紛紛杳杳久則如霧矣又遠則渾渾而一白莽平陸如化海是又雲之大壑也而下之仰高也亦如之使有化人乘飛車而觀之壙埌之外鴻濛之表則無往而非壑亦無往而非雲也雲何心於藏壑壑何意於為雲哉盖天地之元氣為雲人者日在元氣之中如魚遊於壑不可以無此氣而豈但為晴為雨之謂哉人事亦猶是矣於是聞者

爽然而起曰美哉吾乃今知雲之理與壑之功侯之有取於斯也其所存亦何可極哉侯固中原故家先府君貳常德總府時昆仲七人皆列仕版孝友篤厚多雅致為廬陵屢被憲檄按外邑雪窓滯修學校倡修魯公祠用意深遠吾友王元用言侯名世顯字彥暉云雲壑清修豈弟寸間居聽輿人之誦如元用言侯名世顯字彥暉云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二

記八

湖山隱處記

元　劉將孫　撰

西湖在三百年前特隱者之所盤旋自坡公築堤種柳遂為遊賞處自過江京都宮闕遂成富貴窟然三十年來煙雲莽蒼雖舫嬉如故而感慨係之豈無山水佳處着方外遊踪顧昔之覽者意豈在是後之來者去而他

之山水依然吾意造物者亦厭是久矣且復如其初使
高人勝士得覽而有之固其所也而誰與領此僊翁釋
子方各治公事而名山大川類光寵過人間於是東南
無隱處矣況湖山間哉水雲汪氏盛年以詞章給事宮
掖如汎　亭北太白中嶽從八駿宴瑤池如奉天陸九
鳳翔韓致堯燕雲翔雪抱琴來歸如還自魯稽之庾肩
吾絕橋棧道使禱羣望又如乘槎之博望侯於是棄塵
事稱道人復尋古杭舊築於豐樂橋五步外作小樓五
間上題湖山好景紫微史公書也下題水雲隱處本心
文樞密書也樓後船亭一間本心公書西湖一曲在
刻諸名士權歌十數未已請記水雲隱處指點處無結
契以示予真復怳然如再至其處則為之記曰此疇昔
盛處也南北兩峯在紅雲島嶼間所謂飛龍而舞鳳者
也畫船來往此禁禦邸第所不能得見臺觀登而杳茫
望者也右而斷橋之曲折大佛頭之奇詭西太乙四聖

之先後第一橋之風月此穿紅繞緑塗金湧碧宫省領而禁旅衛者也左而萬松籟之鬱蒼湧金之出入淨慈之岧嶤隱約第六橋之煙浪此畫圖屏幛摹幽寫勝横斜高下而不能盡得之於筆墨者也在他時為隱處得乎若昔遭逢匹士尚方加賚貴公名宰分地題顔亦豈意為今日隱處哉水之今昔不見其改雲之來去邈不可留俯仰對之得無有觸目而興懷者乎何所獨無芳草兮何懷乎故宇抑吾聞之大隱朝市若兹隱處又以朝市之變而隱者也隱者誰獨無其意哉固有不可隱與不得隱者矣馬上之去笳遼東之化鶴雖欲隱而去之得乎憶開天者想月宫之遊疑巫山者継陽臺之夢雖欲於此而隱得乎若水雲之隱也則閲其常也如水之無味玩其變也如雲之無心澹與泊相遭而晦與明不異逍遥乎四方而湖山無不在目歸休乎四望而宇宙之大総不出几案間是足以隱矣嗟乎却後百年徘徊其處者觀於予又以悉水雲之平生其亦可求慨矣

乎抑但以為觀覽之勝而已也雖然水雲不與知也水
雲名元量字大有其家尊名琳字玉甫生甲申於今八
十一七予明白燦逸清遠皆從元水雲其三各取號於
水以月天霞相玉樓為序與中峯鳳山散人俱稱其競
秀如此宜水雲之得以遂其隱也

自有樂地記

宇宙間樂地往往人不得而有彼非境則物人者適寓
其間樂其樂而彼不與吾隨則固安得而有之也況夫
山水之雄傑本不預人事雖如歐公於滁東坡於百步
洪自以為樂矣然或內不得於意而外托以自寬談笑
之中有景景者焉燕酣之外有欝欝者焉地與人不相
屬也若乃揚州明月特歌舞之聚蚊山陰莫春慨風流
之遏隙一往而今昔非重尋而時物異境則依然而誰
寔有之至於物則尤不可常者也鈞天萬舞樂可以忘
生而夢之所逢其境不可以更索牛山四顧樂足以極
意而情之所遷歡不足以勝悲地與物不與謀也厥或

金谷去来笑石友之安在燕楼俛仰賦紅粉之成灰當其作調於千年何但娱志於一餉若是者豈非已有而竟莫之有也然則樂地果不得有乎盖有者不以境而樂者不以物則我之所居有餘地矣簾重而塵遠語渴而茶香壁畫可以卧遊書籤可以神悟不必理登山之屐具乘興之舟而樂亦不可名也浩歌而風雪飛長嘯而鸞鳳合長前少後意行心會浴沂舞雩不足以慰其暢也山晴禽哢天清蟲吟洞庭雲和不足以喻其適也矧清風而親友來夜雨而兄弟集寤言一室之内周旋萬象之觀婉愉而無愧辭説豫而無餘憾此又閨門之雍穆天性之好合是地也雖强爭力奪不能以侵其疆雖巧傾智覆不能以闖其域雖塵昏路阻亦不能使之分且裂也謂非我之自有也可乎吾廬陵曾氏文象禮法家也也以立又特建其志以自有樂地名其堂乃本之人心察之事理以語之不但指名教而言而名教以具是矣

半隱記

永豐鄧聖任屢求記半隱於我半隱其自號也或曰隱可半乎予曰古今固無全隱也巢由之隱古矣而其言其跡與被衣老龍吉者傳之後世語之當時竟亦與立功立言者何異於是塵埃之中想望之如不及山林之表咏嘆之為無涯則其隱之本心不免於以名未必不見笑於綿上之老媼也而好事者遂從而傳隱逸傳逸民傳高士熾然而起隱然與史典同其流芳而卷考之而有所不盡然也則遂壹反之曰大隱朝市嗟夫棄人間之樂從物外之游所求何意所望何事毋亦自放於煙霞稍遠於名利寧不有可諒者乃猶未免於責債備不亦可悲矣乎以是言之雖然古今無隱者可也人不能高飛遠舉不能不在人間四皓離商山隱處政在長安不遠一日安車聘之即隨之而起入侍稱觴功矣良平是半世隱而半世顯也嚴子陵富春釣臺則臨江當道又非他深窓比服羊裘以自異後来鄴侯辟谷名山所

頲如子陵客星之動天文則子陵之隱又以半自表鄴侯之隱又不能以半也約畧言之聖任得處於其半亦足矣天下事未有如半之可樂也莊生有言緣督以為經斯半之說也仕不仕之間可以玩世飲不飲之中可以全生此隱非隱之半真足以存我也浮湛娛嬉以為混亦可蕭條散朗以為達亦可黃埃赤日視之如青山白雲石田茅屋處之如通都大衢至是則半隱者無往而不遂亦不待隱之迹矣聖任方事親授館盛年非隱之時所謂半者有其意則於人間世非厚望而我之踪跡亦得以自藏矣昔有過深山中見隱者自云五十年不出戶明日乃遇之市問何故則曰有事使人疑隱者皆若此半隱固曰與人相從也但相遇呼半隱則對曰諾是真半隱矣

蘭友記

人皆謂蘭為離騷之君子靈均楚鄉故所好尚采擬在此不知蘭固天地之嘉草聖賢比物之志百昌之芳不

列於易而同心之言乃有取於蘭吾夫子弦歌杏壇之上浩乎天地不足以動於意而獨於猗蘭有感焉蘭之國香其表表著見於千載之上者如此豈必以霊均重哉予為王君植翁記蘭友植翁清修雅持取友於蘭爰舉蘭之盛者以大其所友且夫友也者友其德也芳深翳密紆遠自好蕭條山澤之間不即人而人即之此其德也徐孺子龍隱於西江謝安石鳳擧於東山出處不同而一時之所植有相似者是可以言德矣友者莫逆於心者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耳餘以利王貢以市以市豈所謂友哉澹蕩丘壑之姿傲兀風日之操其清也可玩而不可褻其香也愈遠而愈不衰郭大業追逐羊叔子三日不能已劉真長清風明月輒思許玄度十年人物風致如此適可幾許是則可以言莫逆於心者矣此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此所謂薰其德而善者三友之歲寒清則清矣而風霜孤高潔比於華子魚之獨坐風月之興居山水之興游高則高矣亦如煙予霞予

稱於太白藐乎與人無與也茲蘭也未嘗不在人間亦未始非耳目之近矯然而若遠悠然而若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則與之俱化昔人所謂時人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復生友之有益未有若此者矣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堦庭間封胡羯末他日淮淝事業所立揭揭為世道重此豈風流之晤賞襟度之清適哉豈曰友之云乎至是則與蘭友而我為蘭矣蘭不止於知心而且見於用世亦茲芳之遇也

如心畫室記

黃庸之濡發天巧自得成趣不繇師傳丹青水墨花木竹石禽鳥人物神鬼仙佛圖障山水目過手就無不滿意又工傳神老少奸醜雖童叱不問知為何誰以如心名其畫室而請記焉予曰道與藝一也未有不得之於心而繇師傳者非其至者也傳之於人者無非效人者也於吾心何有哉傚人者極於其人則無以加矣心不可極藝亦不可極也故善教人者必旁喻遠引待其困

而忽悟然後驗其然否徵其淺深然藝成而下所自出者必不能以大異何則所以傳者不過是物也書畫一也自昔以書擅稱者未有蹈襲者也章草興而至逸少若無以加矣而素旭之倫以及滄浪山谷亿未有已也即畫言之顧虎頭之筆謝安石以為蒼生以來未之有然不聞虎頭誰歟師者周昉後來蕪能移人神氣情性突言之姿同時韓幹僅得狀貌至昉不必師虎頭而精入神品傳神畫之一耳其高出且爾況畫之理何可既哉莫神者心也莫巧者心也心之所向必求所以如吾心何事之不能而何能之不妙哉矧畫物求其似而已棨乎吾目者橫斜高下皆吾畫本也參乎吾前者精神談笑皆吾畫意也得之心應之手心欲其似而手如吾心以吾之心為彼之高吾既如吾心而彼面豈有不似者耶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吾之心則一而已吾心之一必欲其如不變於貴賤不改於清濁眉目此眉目也顧頰此顧頰也一體之動一面有一面之韻吾

神遇其趣而道攬其英吾所欲如寧患其不如吾心而見者亦以為甚如彼以之寫妍蚩者此心也以之點阿堵者此心也以之經營慘澹者此心也以之臨摹點染者此心也貌萬不同而吾一欲肖之心境異而物殊而吾一有必類之心若此者固非師友講之所及形迹踐之所進也是以吳道子學書不成而攻畫或謂曾繇之後身盧稜伽一旦筆力忽似其師知其精爽之已盡豈非心通而觧捷者與造化同其條忽師承而積學者雖超詣不過極似而才力俱竭矣以此言之生意不可盡者心之生道不可得而測也昔東坡作畫說載子由之言以為鬼魅易工而狗馬難好固以為至言而韓非子已云然矣虎頭嘗云人物最難其生動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此又非坡語大略止吾為庸之記如心取其所自得者甚言心之師勝之師而古今名手之所自出者皆具是焉予嘗於名畫記喜其一言曰書畫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此心說也夫為如心言推之於學

問則大有講矣獨為庸之精藝歷舉予之所得於畫之說者以表庸之之心當徐熙畫盛行黃筌遂作脫骨氣韻迥出熙上夫固非黃氏家法即庸之廬陵城南人年方盛進固未已

菊隱記

人未有不有所托以隱者也山林朝市各繫於志之所存花木山水亦遇於興之所適乃或幽閒獨往之懷功名餘事之樂物於物者固然而不可易我之為我悠然其間者夫所以寄所寄也東籬婉娩商人物外為千載之盛德自靈均芳餐仙露而柴桑依約之味南山徘徊之情寥寥乎相望於宇宙景景乎壹往為襟期可以為至矣孰知老圃秋容寒花晚節汲飲羲昂絃歌之神功畫錦相州之事業何所獨無芳草而獨懷乎此也於是所以華此菊者不但隱者之所盤旋鉅公元夫亦浩然俯仰而隱是間矣稱菊隱也維舊或曰是方嚮用於時而何必於隱松栢之姿而梁石之望而何愛於菊予曰不

然大夫生世豈欲為隱哉寸草而春暉拱把而干霄天之所以厚其成者固所以降是任也厥既培植敷腴之昌於逢珪璋特達之與於時而顧曰吾隱豈所以靈承天寵抑隱之意不可以不之存也留侯不願三萬戶欲從赤城黃石之約謝公功成名遂而慨然於東山海道之歸隱之迹終南之佳處或以為仕宦之徑隱之心全馬門亦或以為避世之地也六一公以其一者隱於六物之間不隱之隱隱之得趣物特寄焉而已濂溪以菊為花之隱逸與蓮之君子並盛而牡丹之富貴咢二而三東坡以朱遜之取黃為菊之正色稱美之為正人況於適隱之興其深有意於菊者襟懷趣味可知已吾記茲隱若隱非隱秋英佳色宛其矜麗不知菊之有待於人歟人之重此菊也見菊也如見人見人也如見菊舉杯一笑而仰彭澤之高風咏安陽之盛事為斯菊頭之者未渠央也

風月吟所記

清風明月在宇宙間無處不有獨無能得而專之漁夫樵父江中山外可以有之矣而其人類非能言者觧賞惟騷人墨客邂逅傾倒以其一言直為千載風月亦賴以自壯斯其所以為吟所者歟古今稱太白子瞻飄然如仙而二公之得意語正在風月間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者太白之神情猶可想見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者東城之淋漓放浪固如在目中也此風此月千古常新吾吟吾所絶塵奔軼二仙者精意浮動吟風弄月如將見之陟青雲以汜濫遊兮悲古人之不吾與雖然苟有其意亦必有以異於流俗者矣萬安祐聖觀道士蕭獨清以詩行四方為名公先進所稱嘗提玄學西山滕玉霄大書獨清嬾拙人予之徑遊廬阜又繇此遨遊四海意未憖也以風月吟名集山房扁風月吟所要予記抑風月也在此所外子以吟得而所之者幾何而所之外無涯者又孰得有哉誰爭子所風月惟無邊故不可盡將

在在皆所而何特是間雖然東坡有切月批風語吾亦為予試新發之研清風還近道涉世即多憂甚本色能如此容不自是故吾非甚有往復流水落花何處鶯聲飛過垂楊不深不淺予約畧著之所見無非風月者自是而無風月也則是所也得其所哉

養吾齋集卷二十三

論

元　劉將孫　撰

天地之中數如何論一氣不頓進而惟中可以候陰陽之消長其漸可知也一者漸之積也論氣則積漸以之中不立則漸不可見中者漸天地之化雖渾淪磅礴而不求中論數則即中以明漸可知然原始要終而往來屈伸見矣理無獨必有對不

離而為配則亦無獨也原其始而知一之所由生要其終而知十之所以成執其兩端而五六見矣自此而進而為盈而其七其九其漸可知也自此而退退而為減而其四其二其漸可知也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故中五為衍母而黃鍾為律本不觀於黃鍾則吾何從而知其損與益哉云云數生於律律生於氣固也或者謂非數無以知律雖謂數先於律亦可也數猶繩也律以權氣則氣亦物也氣至權移而低昂者責於繩凡天下之物首高而尾下者特無定在以尾權首則一高一下其定在終古不可得也繩一立而天下之銖兩定矣寸尺數也以尺寸衡氣則雖謂律生於數無不可也人無能知律者非不能知律也不知數也吾且即數以明之自一而十三尺之童所能知也而一之所從生也亦知之乎一之生也始於畫畫則其乾也命之以乾則所謂九也天地之初止此矣有乾而後有坤則一者離而二也非二之外別有所謂一也此氣之所以有配而數以所以

不能無待者也進而至於五焉然而猶有待也何也非六則無配也配五而為十亦公是而推之矣及其為十也遡而求之則六者亦中矣五而至十者猶其積而至五也徵然而非也五六合而生者相得而各有合人以其自六而上為順長之數以為積皆其子矣故其九也即其始焉之一者也所謂乾也逆而數之則六即坤也今之所謂六者即昔之為二者也雖積而為十十亦耦也耦則其二也故從中而論自一積五則五為中自十遡六六不立則五無配也若以十配五則十者遠而在乎三世之後也不能以有所待也故五者陽之盛也六者陰之極也天地之中合五六而已其進而為九為十即其為一為二者也雖謂為九為十者亦退可也何也由六之降也自其始而觀之則五者自少而壯之候也自其既合而觀之則六者既中而景之候也進而語其生之序則十者其盈也樂之瞰如繹如退而語其生之本則一者其減也木之必歸根也

而非立中數之準也則無進無退也無退無進則參分黃鐘損一下生林鐘者何從而知之也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大簇者亦何從而知之也故黃鐘者四面而輻湊者也蓋常論中無所不在自縱橫而言之南者愈南北者愈北各不可得而合猶適燕者必背越也使先立乎中者則少南少北者從是而見矣不必極所至而言之而分寸不可易矣故其道貴中昔者吾嘗欲觀天地之中而不可得也蓋侯於寒暑而得其漸至者焉漸積而中中降而漸雖其極至於氷炭之相反其暴至於潮汐之不可以瞬其移也不能以寸其應也可前知其然也人者與大化升降而不知為之有聖人者參天兩地而天地之情見矣參兩而五也二三而六也其二三者猶其參兩也凡倚於數者不得不參兩也莊周之徒有見於滋而後數而卒墮於虛無乃認夫聲之忽微以為配故曰一與言為二知一之有二而不知言之非他也意者一與一為二而周未之知也復有證於理者曰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然而三者何也即其為一為二者也二合而長子生焉其自三而往者雖巧歷不能知也然則三獨無配乎三二合而為五一配五而為六其自六以往者亦有窮乎此所謂十也而非窮於十也數之猶卦之自巽至坤其數逆也數往者順數來者逆中者其順逆往來之會也天地一噓一吸也河圖洛書一體之自一而五猶卦之自震至乾為數順也數之不言而喻者也故以五為中則六不得與於中矣以六配五則五之為中者猶未定也一虛一實參伍錯綜而無形者形無聲者聲矣彼以五為聲六為滯於形者非惟不知參伍錯綜之變亦不知配合之理與對待之數者也中之為物豈直數而已天地之道離虛坎實不知其變而玩其象則河者其離乎洛者其坎乎其不不離不坎而無往而非乾坤乎易之中也曰二也五也不知其變而玩其占則五者中也六者其上之位乎其中不在五上不在六而猶在二體之間乎易逆數也隨時變

易之謂也不四面求中則中不可見必四面求中而曰中在是則中者亦滯於數矣故夫五也六也所以測之者然也若其參天兩地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無往而無此中也故論律以黃鐘為中而黃鐘始於子子非中也其由黃鐘以往無一而非黃鐘則亦無一而非中也有善為數者以其六也從而六之而得三十六焉即自一至十亦無往而不三十有六也是其數也然則其用六也六者其中五者非中乎曰非然也

學易可無大過論

易道至中而止而中難言也天下之事莫不有中而智者常過之學至於聖人則以身為易者也而何過之有然聖人之心猶以為過焉者何也嗟夫聖人之過其非智者之比也其道則中矣而一念之初猶有所擬之而後動而其時其事未能無概於予心而勉焉以立於中道則其志亦過矣是嘗過而後得中也而非過於中也固亦未嘗過也而聖人則自以為過矣此非人之所知

也是過也過於心而非事之謂也因其事而遡其心則聖人之過正自不可無者而聖人則曰吾今而後其亦可以免矣則其無意無必而無不自得者固亦可見至論其為易則聖人之於斯世也決矣由今視昔則皆過也惟聖人自知之知聖人之心者知之而謂聖人為無過者亦未為知聖人也學易可無大過嗚呼自中道不明而後之君子往往認過以為中矣或出或處或語或默使皆如飢食而渴飲則雖聖人與人同也而亦足以為異也故有反之而後名節立而中愈遠矣原其心未嘗不至於道就其所立而亦未有不自以為時義適當然者而自聖人視之則正其過也人人以名節先乎其心而認過以為中矣每見史傳間特立獨行者使人想望而不可及信矣其不可及也而豈可常也哉惟中故庸庸而萬世不可易斯以為不可及矣而中難言也其過也未有以為非易也而未必中也於是有束帛責之而舍車而徒者於是有常其德凶而浚以求深者於是

有壯於前趾不勝而不悔者於是有蹇之六二而高不事之心者學道無聞而制行無節其流弊一至於此而世之學者方且深歎而極慕之不知聖人復起其出處語默亦即吾心之所安固無以異於常人而萬世不可易矣然則聖人何過也而假我數年可無大過之嘆又何也噫夫子之過則有矣而非後之諸君子之過也於是又有以為夫子之謙辭而未嘗有其過者亦非也易在夫子以夫子學易而猶有過吾不信也自夫子言之則循其初意亦非有化焉而不存於今者而亦必謂之過矣此非後人之所知而夫子自知之爾人之言曰衛靈公會哀之見在易為隨公山中牟之欲往在易為需去齊去魯之時在易為豫固無一事之不合中亦無一日而不用易然而此繫易之爾非夫子之易也夫子之易玩於心而其過也心獨知之易之言出處者其概也而精義不若是中者易道之極也而中難言也固有昔以為中而今見其非中者固有不天不田以為中而二

五為非中者而夫子之過亦不在是也夫子之過直在於一念之初擬之而後動者及其動則中矣而擬之之始意者其不能無過也而非人之所知也故常常而念之曰吾今之見其猶昔乎其又有愈於昔者乎昔固未嘗非也然可以仕則仕安知可仕之時不猶有止之意乎可以久則久安知可久之時不猶有速之意乎是吾過也而其過在心矣嗟乎此非學者之所知也而惟顏子知之故夫子謂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所謂是者何也用而行則必有是矣舍爾舍爾豈必其有是而後能藏哉是聖人之心而學者不知也不知其心則不知其過宜也聖人何心也其未嘗不志於用也不用而藏豈予心哉蓋至於不復夢見周公而後安之耳故夫子曰吾今而後可以無大過矣此用舍之決也而其於何如也且夫子之於易也老矣於今而後以為無過則昔之過果安在乎即其舍而藏也為得則其用與行也亦必謂之過矣夫子之於易也其知之

矣自其適齊以至於反魯也抑嘗筮而後行乎其行而後筮乎使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其於時也為屯為剥其於人也為睽為否為困命之矣豈待獲麟而後決哉然而終不敢忘周公之志周流其身也有占道焉而非占於易之謂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易之道固將與我為無窮而天地之運陰陽之數固將於我乎卜之而春秋之作不作特未前定也此聖人之盛心也而其過亦在是矣太史公曰夫子晚而喜易非也蓋晚而繫易而尤拳拳於出處語默藏器待時不俟終日者三致其意焉嗟乎吾過矣吾過矣吾今而後可以無大過矣而於世道為何如也嗚呼易者中也出處者人之所自知也以聖人用易而猶自以為過是欲中焉而不可得也而世嘗求其過也故耦耕荷蕢之流未嘗不以夫子為過而耦耕荷蕢者之過則夫子有所不為也出處一中道也中之過也直在於從容與不從容之間耳而非彼之謂也後之君子不為耦耕荷蕢猶可為也甚而為沉湘為黨錮

亦以為時為義為名為節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而聖人猶以為有過也人能知聖人無過之過而後知諸君子蓋過之過也

責難陳善閉邪如何論

致君之學談者能之亦談者病之世未嘗無聖賢之君也有聖賢之君出而不嚮乎道不志於仁者有君無臣故耳人亦孰不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學莫難於理欲之辨而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不知因事以感移其意而概焉談道以為高則道與事始行焉而不相合及其不相合也曰吾既責難於君君不能行吾道也則為是君者亦誠難矣昔者聖賢之告其君者未嘗有甚難之事也人皆可以為聖賢而聖賢必人之所難則亦何以責之理欲同行而異情為彼則易而為此則難因其情而善道之使其為此而不為彼而可以為難矣責之以堯舜則難而語之以善則易充類而至亦責之以甚難

也而吾之致君則有其道矣昔孟子之致君蓋如此人主有可為之資而其臣無致君之術此古今之所共歎也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徒聞其語不知所以為帝為王者髣髴何似則往往棄其身而自謂不能而茫然而贊之其相與為欺與謂其君不能者同罪而自謂責難之道固如此不知帝王復起君臣父子其不與人同者直在盡分與不盡分之間爾堯舜三王豈與清虛寂滅者同事而必可望不可及哉所謂責難者非謂舍彼所易而擇取夫人之所甚難者而強責之也人未有不可為堯舜而為人臣者不可不堯舜其君以後世之君而堯舜之不可謂之不難以堯舜之道亦與人同則亦不可謂之難責之以難謂當責之以堯舜爾而非難堯舜也責難其君蓋自有道陳善閉邪衆人之事則然以衆人事之而以堯舜望之尚得為恭且敬乎非然也即衆之所能而堯舜在是矣此致君法也嗚呼致君之學

不明而後有其君自棄而謂其臣以度吾所能行者有
震於其名而必不可復而謙遜未遑者有安於汙陋而
喜其臣能恕己量主者有淺功近效之不繼而但望其
如即位初者譬古太高而格心無學其失望一至於此
成王中才之主也周公之於其君不以中才望之也無
逸之書上不及於堯舜精不及於執中怨詈之辭稼穡
之事必使之為此不為彼後人為成王者固甚難矣其
所以變易其邪心者正在家人日用間而其事蓋甚易
也孟子一見齊王而許之以王齊王欣然於不能進則
亦自知其難也好勇貨色雖患淫邪之人不褻於此矣
仁義敬王正君國定其說宜何如而尚遷就而為之辭
惟恐其不好若策士之游談者然文武之事苟能充之
亦一變至道夫孟子之所謂責難蓋如此則隨時感移
其君之意豈非千古之明法歟而高談唐虞自比稷契
者聞其說而卑之嗚呼夫道之要不聞至治之澤不流
堯舜民之不作志伊尹之志者終無所施耶由周公而

責難有其事由孟子而責難有其說頌其用力之區區
惟在於陳善閉邪而他無責難之所謂自是以來儒者
責難之論多而陳善閉邪之策少豈皆志其道而不屑
其事耶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奈
何欲效唐虞之治儒者之論類如此嗚呼後之君欲為
堯舜者其亦何若而可

武成二三策論

言有大而無證衆人信之而達者概之夫事之出於古
聖人者固衆人之所信者也出於古聖人而又出於古
書之所紀載此豈有一毫之不實者哉而聖賢頎姑取
其大概而不敢盡信者何也嗟夫自古書行而有願其
無書者矣生乎百世之下徒見洋洋紀述布在方策而
一時之事實得而知之一時之事實既得而知而後來
者方取此以為名執此以為信夫固曰吾有所受之也
聖賢欲破其說而不可獨想像當時之概庶幾息兵安
民崇德尚功之數事猶若古聖人之為至於哆然自詭

常有喜功好戰之心則稍有識者有所不敢為矣曾謂聖人為之乎竊意出於一時紀載者夸大之辭而不知為他日無窮之害向使其親見未流餘弊之極當亦自悔其言之過也故吾於此誠有所不敢盡信也非不敢信也事果出於聖人而有弊於後世則吾猶將屈聖人於不足信而況未必出於聖人者乎則亦無有乎爾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夫武成亦無有乎爾孟子何獨於武成而止取其二三哉蓋嘗以人情推之奇聞異跡得之於故老之口史傳之間雖茫然無證而感慨動悟如見當日至於里閭鄉井之近事有出於尋常之外則雖耳目之所及接而每有且疑且信之心無他其所貴者以古也文字之古莫古於書而書難言也夫書者史也此出於一時臣子求聞其君之心而非以為訓也後來者貿貿焉執事以為用則亦以古貴也嗟夫書之為物有善用不善

用百篇之中其可以為萬世大法者條目有幾有十六字而可以為百聖之師有數百言而無補於盛衰存亡之故若習其一字一句守之如律惟恐不能用則所載衰世之事亦或有取而用之者矣又況夫書之作也遠矣其辭意之出於先王與否皆不得而知也百世之下千載之遠惟見故府流傳照映方册闊焉異代自非身親目覩何由知其故其中雖有流於夸入於矜者讀者亦不敢以矜夸待之也大抵人臣之於其君鼓舞一時之盛其矜之夸之者不能免也而豈料後世執之以為法哉仁人君子有意於斯世使聖人之言其末流積弊猶將深懲而痛抑之況其未必出於聖人者乎又況出於一時之矜夸者乎蓋嘗觀吾夫子之論樂也謂武為未盡善焉夫子之以為未盡善者非謂武王之心有所不滿也亦非謂有司之失其傳也其所以深嗟而歎惜者其意深矣夫君臣之戚家國之感此宜流涕道之而猶有餘憾者也今也總干山立發揚蹈厲與歌詠太平

之盛者無異每使聽者有洋洋然不倦之意此則作樂者之過也嗚呼武王之心質之百聖而不愧而武王之事常為後聖人之所疑何哉其樂矜其書夸故也夫以其矜以其夸者示後世而使後世企望模倣殘民以逞則武王之心諒亦不願人之矜之也故夫子不滿於武樂孟子不取於武成蓋嘗取武成讀之而知孟子之言之信也夫紂雖大惡蓋嘗北面而事之今也不得已而起兵此宜咨嗟歎息自咎之不暇而矜告山川之辭乃有聲其罪而誅之意皇天后土其謂斯何武王決不為此也此不足信者一也天下已定此宜返於故國聽天下之所之以待朝覲謳歌之屬而柴望矜告指麾諸侯前徒倒戈戎衣一定之語何其矜也武王決不至此也此不足信者二也仁人之兵不血刃今也何其血之流杵也推此以往蓋愈不足信矣孟子生乎戰國之遠讀其書想其時如見當日麾斥鼓舞之盛固亦不敢不信亦不敢盡信約畧千古懷思昔人獨於其數事

深致其意焉放牛歸馬散財發粟者其一也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者其二也他如爵土之分喪祭之重功賞之定若此三四事髣髴類是定商開周時事其規模大概雖不止此而反覆數百言之間庶幾四五亦使斯世斯人知夸大之辭不足信聖人之事自有體猶或識古昔用兵治人之概斯民其殆庶幾乎或者曰百篇之中何獨於武成而疑之深也嗟乎此史官之筆也書雖盡出於史官而史所稱數句而止獨武成曲折上下皆其形容模寫之筆其初欲夸聖人以震天下使史臣有知亦必自謂其言之過矣然則天子定書之時何以不刪曰非然也秦魯一言之善猶將繫之帝王之後況有二三之策足取耶而況夫子於書未嘗刪也嗚呼書難言也言也異時周公獨嘐嘐然曰文王文王其辭之及於武王者一二而止甚者或闕焉而無聞蓋其說愈長而金武王之事偉矣不見於詩而見於書抑有說矣而難為難言也獨奈何信其區區之空言而使來者實其實

害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欲滅此書而不可得也或者又曰孟子何以不責備於湯噫湯常有慚色於此矣古人風氣樸厚未知諛君當作何語故其書猶有慊然退托交相警勅之意嗚呼觀於此者亦可以知世變矣

中興志能之士如何論

人才未嘗無抱負也其用之則存乎上之人焉夫當事變艱難之日此正人才功名之會然不世之功非人之能自立也頎上之人用我者何如耳得人而不能用也用之而不當其才也當其才而不盡其才也皆不足以得英傑之士而成中興之功何者天下未嘗無才人才未嘗無志而不能為能也能以用而見不用則雖能者亦不能耳幸而用之使得以功名自見而乃用踰其才彼能戰也而使之謀彼能謀也而反使之戰才不稱職則亦皆不能耳及其用之而稱其才任之而得其職也又不終日而去之不待成功而沮之此特愈於不用者

耳其實亦不能使能者自奮也嗟夫蓋世之功不立未必皆無才之過也有其志而無其能固不足以經濟天下有其能而無其時則亦終於泯沒無聞而已矣此英雄豪傑之所以不多見而中興大功之所以鮮立也古今中興稱人才之盛者惟曰二十八將然亦適逢其時耳如不遇光武雖具志能復何道以展用哉嗚呼人誰無所志哉閭巷小人一聞有大義之所不安者則拂衣而起切齒而嘆直欲指其力於其間者而從容久之卒無所措豈其志之不立哉弗能故也天下有恃毛髮絲粟之才奮然挺然將欲有為者邪下者能而上不見用則拊髀流涕特寄之空嘆息焉耳用其人而不當其才使其人而不能以稱其用非不用也是虛其用也及用之矣而不能使之傾囷倒廩而或有未盡用之長未盡施之技特愈於不用耳而亦何以異於不用哉此中興之事自宣王以來指不多屈宣王之事業不見於書而獨見於詩昔者嘗疑之矣書紀其實稱大史也詩則詠

歌之體也宣王中興之事偉矣而山甫若有遺意焉何也百臺功臣參差歷落如在霄漢之表昔又嘗以星象喻之而復以感會風雲稱頌之雲從龍風從虎用風雲者龍虎也不然風雲雖有為雨之志而無龍虎以用之則其降騰飛揚於太虛之表者不過與遊塵同一漢漢耳鄧禹而下皆風雲之類也禹也杖策軍門已有飄飄欲舉之志及禹與光武卒焉相遇於干戈荆棘之秋君臣之間有父子唯諾之意而禹卒以重名竹帛者自負其志為何如哉則其平河東平関西識者固知其必能矣雖然而豈自能哉儻非光武毅然而任之使之東西上下展布其能則誰知禹之為能哉禹亦何自以施其能哉古今之負大志抱奇能者多矣陸況草野之間遁跡山林之遂不見之於世不見用於君則能者自能耳能而未見於用猶無能也豈特禹哉以太公之六韜而不遇文武不惜諸用則八十之年無黃鉞之在手則亦老且死耳千載之下誰知其能耶太公亦不過渭濱無

聞之老叟耳甚矣能之係於用也而況於禹乎雖用矣使非光武一則曰禹二則曰禹惟恐其能之不用也惟恐其用之不盡也則禹知彼何哉觀禹則下之二十七人可知矣故論者嘗謂其賢亮而不盡亮賢於不用而已有亮如無亮也吾於雲臺之功臣重有感者以此彼釣臺之叟清風高志退若無能但欲蕭然於世事之外者亦用各有見也噫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四

說

劉志立兄弟字說

安城鄉先生畊齋之從孫審齋之孫昆弟者三其長者質甚粹意甚慤問以其名若字請曰願有以易之以及二季且於此乎語也予嘉其志遂名伯以志立字之以禮仲以志行字之以道季以志用字之以時而為之說

曰人未有不志於立也莫不有立往往皆有所附託以為重如功名利達富貴光寵雖假之以自重無不足以光曜而非吾之所自立也有所附則立不立者在人而不在我大哉禮也弱者以彊塞者以通求無不獲行無不達特而不倚定而不跲最之哉以禮人生良知良能無論小成大用無一而非行非必得時與名之謂也跬步以往日用之所經營人事之所得失孰有安坐而致者然而不有所守則不能以有行夫道若大路然行未有不至也以道為濶於事而欲捷出以圖之則旁蹊曲徑前必有所礙而去道遠矣最之哉以道用在人修在己已有所長未有不見用也然其進速久近若有時焉制之古今賢哲孰不志於用而不能為時及其時之當用雖疏遠幽隱亦必有推之後而輓之前者最之哉以時予於畊齋世好也故人之子孫有可以行世之質子予故厚望而深贊之其他日有稱於當時寧惟二祖之光亦喜予言之有徵也

蕭益之字說

蕭實堂將以吉日冠其長子進以語予曰斯吾先君子之所命也子其為之字延字以益之而為之說曰進未有不益也益之道無方進而不已益亦相與而無疆人患無進之志而已苟志於道進未有無所益也聖人推日進之義於益而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天地何心於益特其進也理有不然而益隨之如春秋寒暑物之萎甲華實在此者從微至著由漸生頓在彼者日復日時復時變化繁滋極於生物不測亦自然而然不待彊而揜增而加也故君子於益之象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真進之道也人之所以自盡者自足而已足心一生昔之進者不知其已退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非但已之善與過而已也見人之善喜而慕之見人之過惟恐已亦有之不待遷與改而進在是矣學問無止法人物無定體柔可使強愚可使明因而知之勉而行之與生知安行者一揆況於已見大畧深造而

自得何可限量譬之為山一簣以往有九仞之理士別三日非吳下阿蒙推而上之顏何人哉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吾見進之為人也靜重而安和從容而謹度其質美既可喜而友朋間誦其造次賦詩皆出人意表是能進者也故舉益之義推君子之為聖為賢與天地生生之理三祝而望焉益之勉旃

王深道字説

王深道分教杭州遇簽憲上黨張公縣閩使江以書來神為深道問字説於余抑君既知道矣其深之又深在君之所為他人何足以資哉人未有不縣淺而入深也自其初所得或於利或於義或於智術或於功名一念之好推而至於嗜欲以至終身忘返不期深而自深及其深也如井泉者有之如江河者有之如潭洞者有之而皆不自知也惟道味本然無所欲而知之樂之其深也皆非他所謂深者優柔厭飫其得也於心其源也廣胖施於四體不言而喻至是則不知道之何在但覺左

右逢原不可得而測君他日造斯境之趣必以予為知言未必不以余為淺也

徐剛中兄弟字説

心易徐氏於予家三十年之舊日與長公會於釵俁李集賢所而其長子實來旦旦而相從愿而文通而知方予問長公其名字何長因請曰廼心易之初得孫也以麒命之今兄弟三人有七丈夫子願有以易之予謂心易之易之易其所以壽於而家興於而子孫者在此其可忘諸易莫貴於中爰取中以為七子之名而以心為其字蓋以王父字為孫之稱於禮而合於家學而宜則為之説如繇辭以寓祝規其一曰剛中字以立心剛德之首其用以中匪剛不立惟立乃功天地以心而寄之我任重道遠不立而不可其二曰純中字以潛心陽以欲純言德無二研幾極深乃潛以求乃浮其純貳二叅三戒之用欽其三曰粹中字以誠心粹之以純德同體殊純如潔白粹則瑾瑜繇其不雜以及成質大哉

誠乎服膺無繹其四曰守中字以正心多言則窮三思則過事各有中正不可破爾正爾心守而勿遷吉凶悔吝昭然吾前其五曰行中字以惠心用之則行無過不及有孚惠心動罔不吉我行何如惟惠之知毋問鉅細念茲在茲其六曰得中字以養心易君子謀患不得中剛柔正應慎擇所從有得不得毋失其養用心之過於中則爽其七曰謹中字以存心慎之慎之易所以教中如射鵠謹則有效以此存操不失其正闇室屋漏如臨明是七詞者用不可既匪我言費爾祖是世寧為爾祖四聖爾昇曰中曰心一言以蔽至大庚戌孟夏月四日

紀

顏曾省身字說

吾友顏寄窓名其子曰曾字之曰省身遠徵予為之說曾者因其所自出也予笑曰父顏而母曾以是為姓若名彀矣復有美於此者乎然此章為曾子用功處易知易行而莫能知莫能行舉世莫不知省身莫不言省身

而識於省者何人也省者自省而人何從知之哉此章兩吾字上之吾者外吾也次之吾者內吾也省者吾動心處也身者吾之所行也古人心即身身即心一貫故內外表裏無異觀後來岐身心而二之於是知行為兩事踐履學問為殊塗宜言之非不一也講之非不一也而判然者不可揜已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其斯之謂歟省者警於心而無迹身之有無自村於心而無形夫既使心常在於身而身不違心則純熟如一動靜交養安而行之自不曰身則省者心而未徵於行此曾子之所謂魯而魯之所以得道之傳也猶記往年見晦菴釋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一語初本心作身蓋易簀前數日始定為得有益正所謂腔子裏者也乃以為省身說而贊之辭曰於心而不失故竊以為身即心即身語為不悖而粗知不能行亦何用知人誰不知行者幾希以心為身即身即心心不離腔復禮為仁淵與同悟易知易行三省

而篤四勿而誠性與天道孰不得聞無行不與觀茲循循爾姓雖顏爾名維魯悟其一貫豈緊異人時而內省身不離心動靜不違表裏交正

茶陵譚壽昌字說

吾友尹見心書從茶陵來稱其從游譚壽昌之力學所為詩文知方誦吾家先生講著議論如身受教廼師錫之字曰履常亦取魯頌中語而未有說也予陳之何如予曰美哉古人以壽為常後世以壽為異以為常故壽者本然之理昌者自然之應所知者守吾之常道而已以為異故壽者如有他術昌者如外有挾於是神僊方技服食修煉與天智力變化他巧詐馳騁神出而鬼沒篤虛而翼偽雖才明賢智大儒先生亦不能不眩以不惑而所以壽且昌者遠不能及古人之十一又以為若有所制而非人之所能增損嗟乎不求之常而所望者皆非常之福矣豈不惜哉詩於祝辭未嘗祝富與貴也直祝壽祝子孫而已矣富貴者外物也壽者我之固有子

孫者理之必然此不待求於人而獲者也吾有其才故為人所贊富貴自不於我乎捨惟其年有以待於無涯不必倒行而逆施惟其後可傳可繼不必驟興而忽仆壽而昌豈非可欲哉人惟覬倖於富貴以力之可致者為常有乃以壽與子孫為付於天者為不可必道悖於古而行自絶於天履非其所當履而常者為不常矣惟君子樂天而知命履安蹈常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是道也惟學之深造者能得之否則外物之變遷猶未有定履常之才方大肆於學於是必有所擇矣

薛超吾字説

大行薛君以昂夫為超吾之字既稱於四方聞於大人君子過廬陵猶欵然問於須溪劉氏之子曰何如則其字類失古意近世逾甚特擷取陳言一二以為媲於義無稽於祝規無當蓋欣然於昂夫之異乎流俗之選也昂夫復請曰吾稱之有年矣頗未有説吾子於此乎語

也則復之以說曰人未有不志於昂然一世之上也然貴可以先人富可以上人名可以欺人事功可以加人而其人品高下有不容不異觀者非其材力有所不及也其所自立者往往未超耳人不能不在人間亦豈不志於用所謂超者不必皆與人爭也彼以人超人所超者亦特斯人止耳而吾安在也超者以吾而不借於人廼得吾之所以為吾者焉宇宙事物為我用而不我累即皐夔周召之業時出之亦不以易我故其聲光倍常人瞻望欽聳如異人絶世是夫也其昂也吾也萃野之囂囂萬鍾千駟不足以浼其介東山之几几四國流言不必以嬰其心張子房蹙秦柔項不愛人間三萬户想像赤松黄石於穀城之下諸葛孔明成都桑田之誓不使分毫有增於草廬抱膝之日謝安石東山高蹈之志王茂弘葛巾東第之懷李鄴侯靈武山人之興此其人既已捐其身係其名而縻其事矣又非能挈挈以為高也然所以表然稱一時而名千載乃或在於功名之際

才德之外者非其風度志趣樹之人心有在此不在彼故自超耶彼公孫丞相卜大夫胡廣趙戒秉時得志豈不三公文學政事耆年厚德又豈不有聲於世而百世之下且擯之於羊豕之間而鄙之於糞土之賤也則人滔皆是也亦安得不以為戒也以昂夫之材之立而名軒以野鶴自處如逸民其所以養者稱是德矣重為之贊辭曰富貴自有勳業餘事其體其性浩然天地吾也無上人人自我下我揮鋤金彼拾棄馬光風霽月金錫璧圭固不即人人豈舍之一世之券千載而長顒顒卬卬萬夫之望

蕭煥有字說

方厓御史之美子以乙巳至丙寅行冠禮名從父命以文而不忍更也賓贊之煥有子以故人往賀焉客舉其今日酬謝慶禮之詩句意不凡予取而視之信請觴祝之客曰字則然矣而未有說子言之余固愛其才喜其

立亦安得而辭則為煥有告曰此夫子之文章也一言而可以盡文之妙者煥而已夫子雖以此形容堯之盛而非特為堯言之也乃言文章之道當如此也非夫子亦莫能表而出之也夫子未嘗言文子貢雖以為可得而聞而亦不能得之於言夫子於此乎語之而文之道可睹已繁星麗天天之文也草木華葉地之文也文未有不煥其煥者也煥之為義所在而見之無所往而不有而亦無所見而不新也辟之火焉自使其微明以往煒然燁然不待於人力之助而勢莫能閒物莫能沮其道與日月並乃日用之所不可無而世道之所不容闕也斯文也所謂與天地並者豈但言語詞藻云哉言語詞藻其一具耳小之而威儀動作充之而禮樂節度大者而黼黻皇猷功烈奠勲金石何事非文而何文不有有其體未有不見於用也東坡謂文章如精金美玉不可使在瓦礫中亦謂光氣不可泯沒夫文字猶若此乎期煥有素矣其矯厲自立不待今而後稱

成人也豈惟子服氏之有子亦且幸減孫之有後故推斯文之大者贊之念哉煥有若方厓之所立視平林先遠而有耀者也縣平林而至煥有五世矣盛哉人且於煥有觀焉

外孫吳更生名說

吾長女歸禾川吳氏亦望得子名更生蓋父母着其喜也朋友能文詞者皆為更生言且載其幼慧蚤知之概亦望録以來諗求一言以嘉惠斯子千里外雖未得見欣喜願望為何如也獨不復為更生遡其初以為更生既更生矣祝之道自生而來日進而不息者長上之為汝旦旦而幸之者也夫更生者未有如日月者也晝夜之所生者光景常新其所以使人瞻仰而不厭者新之道使然也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曾子取以為大學學問無止法致知格物無盡理功名事業無極致人物議論無最品前之所立者以為無以加矣後來老又有過之者也古之所有者以為不可幾及

矣又安知今之不古若也故立志者立於日新日新者日日而生也夫日生而不息何可涯哉生民之初推后稷以為配天之澤而求其初生一粒之播種耳一粒在地而亘古今窮宇宙今年而千斯萬斯明年而萬億及秭皆自一粒者基之此之謂生意人生能言以往承家者在此焉亢宗者在此焉大其門者在此焉稱於鄉於國於天下者在此焉昔漢名卿稱劉更生以傳學文詞忠言直節冠一時而芳千載至於今有耿光亦一更生也汝其念哉汝祖蒙菴盛德宜有後況為吾家外孫太史公之文印如有所待斯言以志喜以屬望成人有日吾之所以為汝言而發汝之才美者何有已也

善有說

予嘗觀於稼而油然有感於詩人之善頌也其初蒔也竿竿綿綿者平疇一碧清風泛之如水之微波及其芃芃而入望也光翠欲流暉陰動盪近浮而遠眩計宇宙間之嘉景大美鉅麗未有過焉者也青青而可玩者惟

芳草為然顧其連天而極目固騷人之所懷而曠野之
渺莽一無苞穎之實若雨露之生息晝夜之涵照以日
以月而歲功收萬寶成往過來續沛然而莫之禦者獨
在此孰非種也有待之年者焉有待之世者焉種而穫
蔬之實也以枚數若一粒而千斯萬斯自后稷以來天
之降瑞長千古而為生生又後萬世而不可涯也世之
所謂寶或得而有之是有之而已也雖千金之富藏之
百年千金無增也而此之有者年可望而歲可期有其
能若此者乎故詩之詠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於其
始而必其終觀其易其長而善且有者在是矣以立作
屋於田間每於馬觀稼數輞川午橋以莊居之展其璧
求吾名且為之說吾故取善有名之而著其說夫豈惟
稼為然哉人之美質未有不若此也物之所不通而人
為最靈麒麟鳳凰珠玉寶貝豈不得為善瓊廚金窟丹
宂銅山豈不得為有若惟吾之所謂善宂吾之所固有

火然泉達混混乎有本者如是而彼抑末矣稼者一歲而一成也人者一念而千載也東坡説稼有取於富成之異於常者是猶有所分也吾故舉詩人之美辭發其命於天者以擴之延祐丁巳重九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五

題跋一

定光寺題經

元劉將孫撰

人生如蟻旋磨在四維中世尊為法轉輪説一大藏是乃天龍八部之共持載與彼日月两丸而俱推移於一匝間洗千劫罪又況古佛道場之所在素為人天法界之共欽此處有樞運而機旋何事不規圜而環合其自

上下三大千內面面相相之金碧又具五千四十八卷部部帙帙之標函此非一手足所成必籍衆善信之力如是希有唯樂欲聞圓滿心不住布施心是名為藏悲願力得大威神力其福如山

題李鶴田所記南郊大略

嘗見益公自述平生所遇今日南郊明日簪花從容屬車間太平縟典身與其事使人想像歆羨前修備福安得生其時從都人後寓目亦不啻足紹陵丁卯初郊乃百五十年行都第五見而四十年所未有故老垂白有不及睹鶴田既身組佩執其事徘徊天光之近人生慶會如此者機耆年清健筆著詳覈豈獨使後生得知故寔且文獻有考於此嗚呼東南之禮既訖羲農之傳俱非往者不可及已而已而

題閣山凌雲集

天下名下洞府必有一時名卿大夫騷人墨客感賞題詠以彈壓雲烟發舒泉石使四方千載誦其辭如至其

處然往往從偶然得之非筆作意也東坡於廬山乃光自誓不作詩儻非數篇奏偶於不得已豈不有恨哉若山中之人能自摸寫則入間見而絶無者況成集耶是又繫於其時將山川之靈與有傳焉未可以尋常遇也以來神仙如伊周昌將相如宋子萬東京諸公皆有之近世周益公之辭藻朱文公之理學楊誠齋之風節與人交皆不數數獨為閣皐筆墨先後輝映其纏綿傾倒如此不但以其地則山中人有以取知於諸公者固爾也錄是楊休文被遇於淳祐以羽客客金金門侍閔燕賦詩雍容甘泉侍從間如真西山言論風指劉後村江湖宗工皆為知已豈獨他山未有亦軼古人矣此閣皐山之所以重也葆光堂之徒張三省以凌雲集來示概然曰先祖師山雲卷卷於是乎因著其源委如是夫登金步玉一時之遇也栽雲剪霧百年之芳也昔之珪璋特達者既有以開于先矣步亦

步趨亦趨非山中弟子之所當學者乎卷中一卷又閑閑詩也能言若則可以為之徒矣觀者毋但玩之而已有之似之

跋巽齋先生尺牘後

巽齋先生文章節行師表一世而平生謗議極不少此簡報益齋鍾先生者中間益齋寄詩所為感歎悼恨而謗譽生前身後之歎餘生閉門休致之警匆匆寫心曲感知已無不足與懷當是弃官請南嶽時前輩往復未有為無益書問者塵昏半幅益齋閔世惜交之情與歐先生閒遠無求之操可以兩得之矣若易傳箋序固已列之有年此其初本幾如逼公作通鑑草無一字草者後生把玩惟有敬仰此鍾氏家寶也士安之子子孫孫謹藏之

題文山撰外祖義陽逸叟曾公墓誌後

吾廬陵人物名節高於富貴文章多於爵位科目顯融前後相望東西州尤不乏而磊磊軒天地者則有其人

矣劉兖公雖相東京亦有可稱者姑勿論四忠一節歐公生綿州長漢陽應舉開封益公固新鄭僑寄澹菴誠齋二公徒以特恩異數冠西清班忠襄止一倅耳歷孜三百年間生廬陵長廬陵以科目榮廬陵以宰輔稱廬陵以精忠大節重廬陵獨文山信公一人止豈但一代之無二自廬陵來山水之鍾英亦僅在乎此也乃其所以興所以教外祖義陽逸叟曾公寔使然文山著之誌可見也觀其琅琅垂絶之音可以訓可以傳則其所見豈可以以尋常測哉古人謂不知其人觀所與況其所自出有關於百年一代之故萬古千古之所不泯者斯誌猶有考也自靖節來東坡之於程晦菴之於祝恃不忍其不聞相依以為記固未有晦明絶續之交廢興生死之大山川之光文献之華若斯之懿者而代興事異迹熄人亡雖存之人心者不可廢而發揚張大如有闕也抑斯誌存其不朽者在是矣況公之子孫衆多且才而賢者不乏則不朽者在是矣凡予之所舉於廬陵者特外

物也外物之有無固公之所一笑而猶足以存那後誌之四十九年至大庚戌九月為曾氏以立題于光澤治邑

題羅靜觀惠孺家傳

嗚呼予讀靜觀遺事反覆三太息不但悲是公時命之不當材賢之不試人生遇合有不得已同其出處而不能自拔者雖昔賢同此耿耿也温太真謝安石皆不能不為人客中道自它幾以其身殉猶不免温造辛讜轉側兵間與之終始亦會成功耳他展轉非志愜負名義碌碌不自見者何限靜觀以高科賛大府受知戎師遂為上客南北之交潔身去之無遺累餘責歸守先墓固不幸以盜沒而榮名迨今談者以為義世之追惜者多間言與其子孫交往無變於初是則可稱也已嗚乎東南之不競坐靳高侯不建勲節不遺援褒之故予已已留昭文府見古心公惓惓爭以節度畀高侯使往援爭不

能勝而殿巖者寔遺今言之可勝悔哉計靜觀之所以從高侯之所以容賓主間志意何若後有良使當有感於予言而所為自扳而無間者遇良主人也公子至臨予家傳咨誄請叙予之所悲有在於文字所傳之外者矣嗚乎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於其言

題叅政正肅公辭按行使轉官奏

某猶及按故家文獻嘗見鄉相益國文忠周公日錄所載永思陵成諸使推恩叅政正肅公未除二府為尚書時被命與吳田按山陵事至是以已改除不論賞益公啓其事玉音曰依例轉兩官可也及今復得見辭牘允詔豈非生晚之幸益公家乘散佚已盡而正肅公裔孫猶能世守為藏寶臧孫為有後矣尚記當時首召王魯公以母老不欲豫凶事為解寔則疑山陵使不可復歸止用隆祐攢公宮例不備五使益公爭不能得則請命正肅公以叅政為禮使儀及發引益公以攝太傅前道監鎖元宮然四月掩攢而魯公即以五月免去益公繼

升左席正肅公從容辭受各得公願魯公狠跋進退豈
必於陵下之沒哉襲觀奏削因述舊事亦同時使事本
末也橋山弓劍渺其何許稽古禮文之事于是為不足
徵矣克翁典型甚稱其家攄獲視奎翰謹未嘗以示人獨
不鄙以命某故詳記載于後

題聶心遠寫鍾益齋詩卷首

東坡喜寫頴濱閉門十日雪詩以為人間宜有百十本
蔡君謨愛蘇子美滄浪亭諸詩為書成卷前輩風流筆
墨遠想淋漓咏嘆君歌我哭豈直以其詩為可傳哉益
齋鍾先生與心遠聶先生素交善晚同郡齋心遠取聶
益齋詩擇其所甚愛者書若干首魯立齋從而繼之王
首山又摘其晚葉益齋心遠俱仙去久迺益齋之子士
安以示予俾書其端今之知益齋者第知其典型論義
問學殊未有知其詩此卷諸體畢具妥帖流暢對精而
事愽小絶簡遠襳麗彼自詭詩名者當汗僵却走樂府
禽言尤婉轉激痛昔白樂天寫其詩寄唐衢生云與君

為哭詞心遠每酒酣哀歌悲壯墮淚其于茲作有感多矣追落下其已遠想叔教今如生把玩再三俛仰出涕

題曾霖巖先生詩後

霖巖慷慨事功不以詩為意而情性所發愈見其真如長興等篇襍之唐詩不辨暮雨新晴一睽自然未經人道上冢篇情事藹然燕山數語可見其為人嗟乎此信公外弟也宜其不凡

題吳閑閑詩卷

東坡嘗賦詩羨無為子以王事而得山水之樂今閑閑真入閤阜降香為山中賦咏寫成卷以付葆光張省吾又非無為子可得而幾也筆光墨閨飛動毫楮詩辭秀麗瀟洒羨有天人之福文章技道有本有原所以教省吾者無不可以三隅反也把玩爽然

題李鶴田自叙永感先兆

天地間惟情事至痛古今惟孝感獨奇自鄭子産奉使

道中心痛亟問而知親病三千年間如子產比者寥寥
間見今又於鶴田所紀永感先兆益信不誣嗚呼昔人
謂讀令伯陳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子彼特虛言數語
而止猶感於人心若是況事寔情詞可為興哀驚痛也
哉就不事親觀於此而後知所以未能乎子也後之傳
孝者當有取焉令伯不得專美於當年矣

題曺錄事父郎中陳言本末後

自古英君興辟雲雷初造則必有非常之士伉慨草野
一言而足以移悟上心以論議興功業俱高寫之史冊
僅存其名氏大畧亦赫赫千載如董三老遮說婁奉春
脫輓鄧禹房喬杖策軍門所規摹注措必非老生常談
薄物細故所能聳動九天之上百世之下者若都俞吁
咈廖歌喜起真太平廊廟雍容禮樂間意豈如相從于
風馳雨沐之郊爭辦于矢激雷掃之下便于民必有所
不便于左右匆匆馬上其心有甚未易合者哉此其次
第感變有在于精神意氣之交而言論利害直其逕耳

古之所謂不朽所謂其言立者端在此也不必傳之紙上喧干衆口而名聲昭于時膏澤下于民丈夫逢時遇主宜若此矣彼連章絮牘豈不存迺不足存雖論諫丹青而考之行事往往枘鑿特以為來世搤腕談說之資立言之初心豈願其止此哉故余于耕道曹侯之先公郎中之所遇有感于興旺之運志士仁人之用心也嗚呼論事難三代而下又難為英主計慮又難若興王之初愈難也非其志勇傑特俯仰開闔回天動日安能使前使席擊節舍其併起之親暱舉國以聽匹士之論哉或者猶惜公所陳二十四事其二十三事稱旨于和林而不知其何說抑自茲以始禮法刑度日新月盛欲知其創使者觀所顯飾者可知日孰非當日之意孰非一言之賜啓我後來自中令王泉公以為仁人之言則其事可覩矣已元臣碩輔奬予之如此則其言必其所難而執政之議有待此而決者矣盛哉此非主父賓王輩區區投合改更瑣碎一時之律令比也惜也位不滿其

材使其及左右帷幄胷中經濟之繙豈二十三事而止乎曺侯以聞人懿子厲志承家實賛言如拱璧企先美如不及淹下僚而有可大之譽仕郡縣而著特立之能昔漢季孟節盛德之報在乎其子固唐魏玄成直諫之風継于其孫舉天之于是宗也而既厚之以是似矣其所以顕其先昌其方來者天道其不信也耶有子有臣請觀之他日

賈節庵母杜夫人弟右司招魂墓誌跋

霊均赴託江流國家毀敗介推入山不返毋子併命人誰不死之二人者徒以其死而無所於哀故南之吊湘北之禁火皆以変其國俗又千年而哀思之如新此豈非一人之事而一家之故哉皐縣庭堅之祀有不及爲者矣嗚呼猿鶴蟲沙之化意之激之言也孰知後仲連千五百十又五年而扶胥之外厓石之下天崩路断鰲播陸沉仙聖運盡于是西州賈氏之死與六十年前西和之節祖孫相望縣闕西極

海南幾於與世变相終姑而毋先子後杜夫人之骨亦不復可歸此節庵廣文君之所為招魂而葬而誌以示諸方來猶恤恤乎其不忘也嗚呼君臣綱常之大義食其禄死其難分之所不容已也母子人生之至情安輿東西邂逅不幸願之所不及而無奈何者也太夫人盛年共姜之誓歲晚滂母之心萬里漂揺江窮海盡留一子中道就室以共祀獨随右司鯨波之上心亦知其去之何所可入入之何所可為而睆睆因依頋餘年無幾不願苟辟此其志誼殆於捐赴而豈兒婦人之倫哉當東南盛時權奸庶孽生崇爵死美謚兩宮屈意百辟隆班榮衰終始乃使小兒挼斗王母拆勝河流之西無東海山之奔并盡斯母斯子以白頭寸禄青雲朕蕩淪踣無餘向微一縷之寄猶有伯氏其感慨泯沒可勝痛哉余客授南劒寔與節庵為代聞劒之人士猶能言太夫人之所以教如蘓母之許子瞻右司君之所行事真賈季之有怒虎節庵此石不溢辭不借寵不謬於耳目之

遠以眩世況著節暴白非死生異真僞半者反覆幽刻俯仰感念不知涕之如綆也嗚呼節庵吾知君隱痛而不能盡言者抑長陵杯土之悲寒食麥飯之恨秋風無樹淚墮金銅太夫人有美子孫又子未有艾右司君有長公以為之託有猶子以為之嗣之子競奕方興天之於是宗也寧無意哉亦可以不憾矣後此誌石之十三年大德戊戌正月二十一日廬陵劉將孫書

題曾同父文後

同父復觀之子少好讀書為文嘗以所業誼劉將孫將孫題之曰文字無二法自韓退之創為古文之名而後之談文者必以經賦論策為時文碑銘記敘題贊箴頌為古文不知辭達而已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予嘗持一論云能時文未有不能古文能古文而不能時文者有矣未有能時文為古文而有餘憾者也如韓柳歐蘇皆以時文擅名及其後為古文也如取之囷有韓顧子論藺刑賞論古文何以加之而藺之進論進策終身

筆力莫汪洋奇変於此識者可以悟矣每見皇甫湜樊宗師尹師魯穆伯長諸家之作寧無奇字妙語幽情苦思所為不得與大家作者並時文有不及為故也時文起伏高下先後変化之不知所以宜腠而約方暢而溢而極若究極而論亦本無所謂古文雖退之政未免時文耳由此言之必有悟與文之趣而後能不以愚言為竢也吾友曾觀復之子同父自予汀歸時以儷語為贄予奕然異之既以乙集請時文雜著俱有為其詞賦妥帖而精神諸論舂容而理致科厥三十年前輩之藴欲無後進之宏不省求如同父難也故以之為它作無不如意予深為期於它日也故舉時文古文之相似緊於予心者以語之老泉自謂其悟於文者自孟荀遡固以及於孫吳申韓無非所取以為資者回視柳子厚舉詩書易禮舂秋未嘗不同而但覺老泉語深遠有味文字悟入各有趣而淺深高下政復如谷簸水品不可易予

言未必同之所以同而亦世俗之所謂俗也勗哉同父好為之吾固付子以二百年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吾齋集卷二十六

題跋二

題阜陵御書二十八將論

元劉將孫撰

阜陵規恢之志豈欲不如建武之中興哉嘗記內禪前日月宰執奏葛王死報慨然太息曰待此機已二十年矣嗚呼以帝之英武憤切練兵經武廿有五年而不能北向一步則知德壽年高有所不欲故也及思陵賓天

而帝亦老且倦勤矣豈非一代之恨千古之憾哉此親
御翰墨所書二十八將論以賜參政正肅公者記在國
史深宮機暇至取范　所著正書嚴整如此此其志念
深矣亦無所發其意而寓之此也河落依然再見青蓋
反覆想像寶涕奈何寶祐遺民廬陵劉某拜手稽首為
正肅公之元孫克翁題其後如此云

題阜陵御筆後

宸奎灑然異代如新想像廟朝之上威鳳祥麟備物典
策詎止天上而已

題綃本洛溪碑

綃本唐中興頌所見甘餘堵此為第一或謂歐公時已
謂刓缺多填補何能完整如此是殆不然歐公特謂時人
多已黃綃摸打字畫不能一一如所藏西臺本又自重
其本不同後來者也顏字寙見重唐末五代時崖石致
刓其拓本多矣豈可謂一世僅一西臺本哉予猶及見
北集賢所得商左山摳密京兆人家半帙紙本精新美

好如初脫石固知歐公特自叙其所藏者耳紙本猶有絶品況於絹哉

題東坡翰墨

此帖雖稍矜持然横風創雨之勢加之以赤壁嘯傲之精神固宜不與他日同山谷有云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後元豐第四甲子丙龍八月廬陵劉某題因倣公字體

題廣微天師翰墨

東坡賦張氏萬卷堂有老人叩閽語或謂張氏寔有龍化老人之事是龍也亦戀戀此書何哉廣微天人師書此詩予閤卑葆光之徒張省吾期之甚遠又當家事也騎鯨汗漫此筆不可復得省吾方盛年有志休文美躅勉旃哉而此卷當為嘉話

題陳文二相翰墨

嗚呼宋三百年有天下尚儒右文士奮身白屋掇巍科十年可至輔相追爵三世公師極品孩孺官京即日可

麾節其間植立為公論所至雖九重常屈意用之榮名福禄前代所未有也一朝世壞武將望風崩角去亦惟是一二魁彥流落顛沛不跲不移疾風勁草以身狥之徵二公豈不負科目哉蓋寶祐丙辰廬陵文公第一景定壬戌永嘉陳公第二陳海外手澤亦絶此文公書乃丁卯答汪静山者静山名會龍登戊辰第陳公書乃答文公庚午自寧國召為軍器監者二公所往復又可貴也古稱一代百年要百年直幾何耳若二公者千年文獻之訖運又不獨為一代重也來者寶之亦必有感發於予言云陳公字與權號静觀人物識白温雅所立乃此然於吾先君子須溪先生為同年往同朝予猶及識之

題盧明甫藏澹庵帖後

予讀澹庵先生胡忠簡公吳綾所書問疑以與安成讀易翁盧子明甫者蓋反復把玩三太息澹庵博貫奇聞凡用字若事類非耳目所近猶記公為成安某氏作紹

堂記中引禾絹平闕書之茫然莫喻其自出後十數年讀南史宋書方知禾絹如稱六飛銮輅此所以平闕也公於書豈有所不盡於義豈有所不詳哉其不知者誠不可知也然以從官之貴候封之尊七八十之耆年方取綾為紙曲直天問廣騷著辭回合古雅楷書精整体兼隸古不問於山之匹士且有教之誨觀公之施此於人者亦豈不可悼悔歎恨敬仰其不可及也哉今世黄口小兒醯鷄井蛙之不足挾策随康成車後即哆然自晝豈復知學問之道文献之徵哉然讀易此時必有所荅啓棘賔商之義晦庵至宛轉誠齋以諮於益公而亦無所定也惜哉倘有荅詞朱氏天問無未詳者矣此問所疑多後來朱氏以為未詳者而讀易且泯泯不著見於世思牛思黷以荅樂句顯近世如湯進之以對生人婦蔣子禮以對詫姓息皆遇合至相位彼所知直何等淺淺耳豈知深山皓首窮經愽古師友誚切如讀易者良可感也讀易之裔孫震遠得此帖於標水寇掠輾轉

乱喪之餘又能記益公跋語于後帖次兼有誠齋戊申所題可謂二妙益公書樓百尺已再易主澹庵二尚書府頃刻燼燼誠齋故里丘墟御書至以塞罔竇而讀易乃有孫能營復收此帖傳世譜載方來使人復知稱讀易能至澹庵問所不知如此視三老家不已優耶嗟夫天道故不可知也凡予於題是帖也反復三太息者如此後益公題之九十又八年為大德第九年六月七日

題益公帖

右益公前三帖皆與胡季懷者後乃在寧路家書與尚氏甥者季懷澹庵公兄子與益公定交於庚午秋試其時澹庵尚未離海上也子柔益公弟名必剔沒於公入棺時三帖皆公少年字故姿媚明麗今得公墨蹟者特寧其卒也澹庵為之誌載所與益公哀詩七言和篇兩後家書字耳未有如此之精俊者尤可寶也季懷名維全章是為銘亦前無此體也誌不載其銘予於他作中得之附著之此噫人欲圖不朽者難矣哉季懷居永和

尚氏亦居永和甥以益公恩澤得官亦不顯益公為之誌其集中綸者公之子工部也觀於是巷者親戚故舊之情藹然也豈特前修手迹之間見哉後益公百又三年後學劉將孫謹題

題王菊澗晦庵帖後

晦庵先生作字睽絡一筆有遊絲掛藤之勢此更帶楷體又與忠定丞相往復者當是守匡廬荅過客後來黨論起注離騷以霊均況子真撫一帖之數行感百年之千載豈獨其人其字之寶而已後先生一百八年廬陵後學劉某題菊澗王氏所藏帖後

題文信國公燕山與外氏帖後

甥天祥百拜覆梅溪尊舅勇天祥為子不孝老母已矣此一舅閭閻以來思慕所及誦如毋存焉之詩令唯此一舅閭之潛然也天祥自國難以來每一南望益未嘗不為之以為為臣死忠古今通義故閒関兵革鞠躬盡力百折而不悔天命不時卒以喪敗家國俱敝謂之何哉

當倉皇時仰藥不濟身落人手生死竟不自由及至朔庭抗詞決命乃留連幽囚曠閱年歲孟子曰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如此而已老母年方望七客殯餘憾然生榮死哀粗慰人子之志以此雖力鋸在前故應含笑入地耳母喪歸葬已戒仲氏不肖孤不能躬畢大事負此悲痛天地鬼神諒胎鑒之八哥來伏諗尊候萬福煞終年不得與八歌一相見今且告歸仰惟德人勤履神物護持優游餘年萬萬珍重兒子道生不幸夭折今立升姪為子凡百惟舅翁教之誨之區區朽骨已恨海垂當具衣冠葬於文山之北疇昔舅所指處也并哀而空之是望謹奉書永訣萬古萬古不倫辛巳夏五甥天祥百拜覆

燕山帖比於越石盧諶之贈伯約石穴之書骨肉情事家國愁絶尤可感傷嗚呼信公年二十一魁天下為進士第一仕二十年以輔臣死國難為宰相第一艱難困踣必負其忠志為東南人物第一而受禍亦人間第一

一此帖在曾氏為世守當刻之石傳之千載亦今古法帖第一劉將孫題

題巽齋文信公先君子三帖

某皇恐頓拜申稟復書自合展扈吏之恭又惟浮道非情將不自得於貧賤易事難說必不以自棄予獨撼題紙尾不得更略小衙恐執事疑其實受職而詭辭以欺則罪之大者托身幕底政自不能尔某初未來先生亦歲一削以相符某至之日即推以與面前欲得者某於老先生如此則執事必察其真矣當塗亦非久居着老先生進退如何必返戈屠羊尚能按斯文秋浦之上出曆子相示一笑

某自來不以身事語人獨行其意窃承慷慨之誼故不吝情顛倒滿紙猶不盡平生作書未嘗尔亦乞置之勿復道薄俗多忮恐啓好事既已不及於造化而益之以衆人之議論則殆非初意所以相愛者來書在襟袖無誰見弟略為老先生誦高誼之槩同一

感激此亦一段佳致彼此藏之為善等祈台亮某皇恐頓首拜又申

此三帖皆可使人想像興起不知菊澗何自得此佳賓於是巽齋先生德人誠盡之佳致先君子獨立邁往之高風丞相信公磊落特達之偉度皆可以見矣先君子平生未嘗受人舉削在江東漕幕為古心公強起適故人黃敬軒鏞縣二使以右撰持江東倉郡來固未始交書也一日敬軒書來曰某來江東舉一路冝薦者孰有逾於執事固知不易為人屈亦何敢扳援稱舉主特舍執事何以為我臧空削以至推所以命先君子致書返之此當時內幅也此事他無知者忽見之流落許竟莫曉其故先君子平生立身行己未嘗以自耀如辭舉皆不以語人何意四十年後此紙又自莆至廬陵則亦可以有感也前巽齋帖乃與故潭東西氏巽齋為右潭畏友潭東西師事為每歲必要留數月或以年如是者終其身巽齋平生簡帖無不周盡此雖匆匆遣介天時人

感惻懷歎發乎其中心者可玩而卯也信公荅朱右年懷抱如傾語見心曲立身之節閱世之嘆居鄉之義可誦可傳潭東名蒙亨字學聖治春秋潭西名陽字素行兩舉於鄉古平名填字聖陶丙辰賦省元甲科郎任至太學博士倅袁州某於巽齋為嫡孫行又先姑夫也於潭西為舅於古平為表伯氏文山公則屢有知己之言故於題此卷不自知其感慨纏綿不但手澤在焉之悲也一代風流忽其兩絶後生敬逸漸復無聞所為列叙諸公名字於此亦有識愚衆之深哀已乎倪仰蕭條凄然出涕丁未二月丁巳謹題

題古心先生墨迹後

此古先生跋文相公咸淳丁卯所為廬陵西林吳公之文集叙也西林骯髒奇拔為文章氣勢如潮自甲午殿廬對策古心考實上三名不合僅得甲科雖麾節東西而連蹇出諸公後甚矣古心雖位二府極元宰而弥縫敬究於權駔顛坼倒裂中浩然不得遂於意故此叙之

起伏景景匪獨西林之文之得此乃其中之感慨者彼此交有所觸也它日銘西林乾坤無氣喪此英物庸夫抵掌重我膺拂語三復之餘西陵高抗絶俗之韻古心浩蕩憐才之心千載之下憮然而自慰也某自垂髫即侍昭文公筆墨每憶公伸紙行筆間精神忽見此序如見當日公雖不以書為意而筆間有横風疾雨之勢要非儒兒墨奴矣姿為媚者是本又先君子須溪先生丁卯訪公芝山之下為西林請奉之以歸以致之西林者後西陵守潮先君子書中猶及此序而此序歸之周氏乃得所託信如有物護持也雪堂清誦再見古心重舉解劒語意西林家久落何書字不毀致雅尚故飾而藏之乃區區者得叙始末於此亦若不偶然者又何幸也

題先君子墨迹後

斜川嘗歎收坡詩及字者多僞其言坡存時已爾且謂吾家乃無藏帖予昔者編坡集嘗舉此以詒去取今於

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身後益信叔黨之言之確也此卷六帖無不真且皆得意之筆先君子平生不喜用新筆取禿頴以供揮灑酒酣或漫使三錢羊毫者以為戲硯不喜端歙每謂發墨何必某品安成永新間自有佳者墨不擇今古謂松煙不滯筆更明滑如意此皆未易為俗人言也米元章字至紹興間盛行真膺莫辨故當時必使元暉鑒定今秘閣傳本往往有題此字俛仰今昔何莫不然此為吾婿曾以立所藏寶之藏之毋為有力者奪去

題先君子三祖信心銘遺墨

往玉笥山中人求先君子三祖信心銘蓋久乃為之書風日佳時弄筆成興又值頴輩如意無醻應間斷始克至此亦良難矣當時得者亦稽首珍重誓傳之以為寶乃從湘中宛轉來請題是其流落不可知者如方之內也此小行書又最難得又不知幾易至此矣湘灵有神其謹護之

古心與雲巖書簡跋

雲巖先生李公叔端為丞相益國古心先生江文忠公之客幾四十年二子正則山立復先後容於兄弟間自居廬山之下者十有六年起江上登從班入政府罷相自丞相守廬陵客郡齋自是澧洪入言路以至讒謗閑判長沙唯雲巖終始如一日喪亂以來故家筆墨書翰窘兵火散道塗雲巖之鄉又娄水漂浸平生游從諸老自廬山公以至後村後林往復不知幾鉅束壹不復可得亦悵然付無可奈何已矣一日正則入城首見語吾近有奇遇偶從山立弟書閣上得一束書風雨雀鼠之餘如不盡蠹壞發而視之皆廬山公書札也凡數十通自澧洪以至歸湘前後書問皆有烏汪老欣戚吏牘親題橫斜疎密歷歷平生而古崖尸部用周監丞亦數緘其間吾得之驚喜始若有護持為詩反嘉語者同明欲盡子為我識其後以待裝潢以示吾子孫使知前聞人某反覆把玩與正則相對不知潛然者之承睫也古心

公平生賓客何限獨不忘吾廬陵自謂若有緣者其初則候山黃公繼而雲巖與巽齋歐陽公巽齋生戊辰小雲巖一歲當時已新第獨雲巖白首賓客先子又最後登門承異眄雲巖於先祖好也先子以執友事雲巖愛正則兄弟如家人若雲巖之所以敬於古心公而公之施於雲巖者於是數十書者可以觀矣豈但師友賓主文獻風流之所繫而世教且有補焉其曰朋人倫之大他日勿替此心又曰朋友骨肉至情其所相與處者豈為勢利哉以元宰之尊故老之重與匹士處而道塗問勞亟願亟遣累粮扉屨下逮童僕占風念遠縶維邀致情至禮盡而匆匆引筆瀟洒突兀又有家筆精竭慮不能及者至末後一帖浩歎憂患無悰托竿牘於人而所得君房止此尤足以使後生小子凜然而內自省也某垂髫即侍公筆墨尚記展紙疾書時今髮亦半白而先人所得於公者經亂都失又不得如正則今所獲也念一時遊從卒末除君與我誰當知者輒直叙其槩以附

著之於孚李氏子子孫孫當寶後文忠公之三十一年大德乙巳八月二十有四日孫行廬陵劉某書

跋劉玉淵道州九嶷山虞帝廟碑蒙後

故國子監簿玉淵先王劉公諱子澄字清叔以詩文著聲諸老間及真魏二公議論其功名與誅山東之判著淮疏史補錄是佐二趙甲午入東京敗謫道州歸居南康比其離道州時所為九嶷山舜廟碑也復有摘其語怒穆陵最後從史岩之松江參議軍事會白鹿矶入相恙公江爭功并按前飛語罪謫封州乙丑以紹陵登極故移袁州猶記出歸廬陵首訪先子獨手書謁狀叩門曰吾不謁第二人也明日先子往謝之首以是碑刻本為餉乃程滄州隸甚精麗玉淵自誦帝車下來下四語云寫至此牕外如有物復語先子云作文須在韓柳歐蘇頭上行嗟夫其筆墨意氣猶槩可想見也此蒙亦屢易生死念鞠哀二語今蒙中已再改寘此語尚未之筆當

又在此後寔精確涵蓄為一篇眉目益公嘗記歐公每作文必粘寘壁間筆易數過前輩于文不輕作往往如此玉淵平生所作自負此碑第一亦以冠集端論其文者亦云然鍾君士安諭教西昌迺玉淵故里得此碑舊蒙欣然如至寶可謂好之樂之者矣嗚呼語言之禍千古同悲楊子幼私書耿耿不保家族東坡吟詠落落遂致詩獄玉淵借古以風今辭嚴而誼迫先輩不挠之節穆陵大度之仁過昔遠甚士安傳此于方來豈但文章翰墨之佳話而已哉

題山雲字後

先君子為宋益翁作山雲二字神采活動又申之以八言離合感槩含思何極汝成何事如此而還千古人物時命差池窮哀屈悼盡在褁許前輩舉晦庵松詩有未必真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貯清風蓋為龔黃寔之恭政作也如此八字更覺慷慨期望有用不盡其才之歎而無淺待之心後有觀者亦可以一悵然也益翁藏之既

久間以見示俾紀其後反覆把玩有觸於中輒私誦之
如此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廿有四日某謹書

題先君子與南岡往還帖後

先君子平生揮洒流落在三千大千間如此何恨此亦
所謂泰山毫芒者門生兒子口占牘授又皆有爲惟泉
如昨泉無盡說亦無盡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
似人尚須一日聽泉山中重爲師作牛腰大軸

題跋御容後

嘗於三山見開元寺所奉列聖御容與世所藏昌陵本
皆不同此卷前第一像或以爲宣祖龍鳳之姿天日之
表未必奇怪乃爾且與方面大耳語異傳疑傳信要亦
皆可傳也橋山芳草原廟凄煙此本正復不多見我見
每再拜重是古帝寃誦少陵此語展卷起立

題霜月畫八君子下又王荊公　趙韓王以

諸君子哉哉如天人千古歸重半山文學行義豈其有
所不及推論經綸開濟人之初心上規孟孔亦何意參

差遺憾置偶行猶有所不足耶嗚呼此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功名之除其不各有時哉

九歌圖

文公哀慶元公論之不明悲餘子哀哀之所遇為離騷傳註以寄其意此圖題于乙卯又在未作傳前方黨論之殷先生嘗草疏欲極陳之門人交諫不能止蔡西山請以著決揲而得遯于是棻黨不止更號遯翁此題獨署遯齋而著其所以名遯者于次其意端可識矣反覆諦玩是又関于古今論議之原忠賢忼慨之故豈真畫本之精神筆墨之清話而已哉

武夷校書圖

東坡嘗羨楊次公以王事而恣山水之樂為之賦詩贊且慕為彼直驅馳游覽而已武夷東南仙境文公誨學其下比於洙泗今裕之肅將上命校書是間好事者寫之為圖此次公豈但什倍山川人物每相藉為風聲雲煙九曲方之外者稱之二十年而為雲谷之遯下視於

仙聖又百年而興天禄齊高上直於奎躔豈不各有時哉

題渤海兵士劉平妻胡殺虎圖

今人視史傳所載奇事類驚歎疑怪謂後世不復有若濱州渤海兵士劉平妻胡手刃殺虎奪夫餘命豈非奇婦人事又奇近在耳目可傳布留圖畫者哉平當戍棗陽胡偕二子從之行道遇虎拽平一臂去胡奮逐隨之十數步持得虎足與虎爭面呼小兒取刀刀刺虎立死平得脫膂骨已縻潰又三日迺死師府壯之上之省蠲其戶不賦征唐傳記有懷州張俊潼浦勤自勵二人皆以虎銜其妻去忿而往刺殺虎迈其妻免以為義烈奇絶彼男子也然皆蔵伏隱密伺虎隙擊射之未有匹婦徒手倉倅無旁援且行且呼刀與虎取爭急命於十步之内殞之如孤豚嗚呼又前古之所未聞也豈直其感慨憤激油然增倫紀之重而已抑傳之方來有可戒有可勸是虎也非其戀戀於一人之食口之不置見所可

食而不見逐者亦何至斃於婦人之手夫貪得以忘身雖鷙如虎且不免是可戒也凡人遇患難輒望風沮喪不自振蒲然一嫗攘袂而起責育乃不能支則凡不幸而有急無不可以死中求生是可勸也昔人有言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即讀徐太公常所賦反覆想像久之

題趙平遠畫石

自大小坡竹石來別有一等趣味非畫手之謂也元章以潑墨作山水亦得於此平遠相問雅尚多能多藝作此木石淡而愈淡而清潤自然吾先子題此亦得意語也他題有贋此晚年筆意清勁鮮能得之延祐乙卯三月丙寅將孫監定如此

題江浙省掾王裕之山居圖後

前脩為菜言曰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民生不可一日便有此色相傳以為儆言予放之而為山居言曰用人者不可使居者專此樂而不欲出用於世者雖在廊廟不可忘此趣而不知返裕之為斯圖也志則有在

矣覽者或撫然於予言

題龍頭

十年前戲題此卷倣陳公字體再見如昨而諸賢筆墨效映畫烏得不重哉舜卿乃老所族姪所傳筆法字宗歐公每作小楷姿媚與吾家來往最密此予所以倣其體也猶憶舜卿平園醉中作髯君壁間稍奇偉時襲竹卿在旁書贊云知之者以為造物之神奇不知者以為文字之墨汁襲字學于湖淋漓明麗頗相稱自謂得意先子笑云正是倒了何不云不知者以為造物之神奇知之者以為文字之墨計二公頓足稱服因舜咨再以此卷請題為舉此語以為贅於龍下添注脚也